

卷之五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嘉靖壬戌廷試策問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必文武並用而後天下之治法以行必仁智相須而後天下之治人以得何謂治法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內焉順治外焉威嚴而庶績爲之咸熙者皆法也何謂治人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使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而百工爲之允釐者皆人也人固緣法而舉法必待人而行是故欲行治法則修文以示之德經武以示之威而安內攘外之功兼舉之矣欲得治人則本仁以和其衷盡智以嚴其辨而輔理承化之績恒賴之矣自古太平之世君焉常逸臣焉常勞而四方爲之嚮風八表爲之順則者恃有此具也不然上雖有仁聖之君而下不得忠良之佐天下之治必有偏而弗舉天下之化必有格而不行者是豈可無轉

移之術哉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資

立仁義中正之極

恭已垂裳而百辟欽承

動容作色而海內震恐四十餘年以來三辰軌度九域奠維以天地則旣泰矣閭閻頌德川岳效靈以民物則旣阜矣賓琛交貢玉帛來同以四夷則旣賓矣草野書生沐浴治化有年于茲

雖自惟愚陋不足以充塞

大問敢不掇拾所聞而對揚萬一乎臣伏讀

聖制首稱堯舜無爲之治繼之以宣王中興之
烈且嘉慕當時之諸臣而嘆今之不然臣有以
仰窺

聖意而得其說矣夫唐虞之世雖稱治安然洺
水警予猶切其咨之慮有苗弗率不免徂征之
師卒之四隩宅而洺水平兩階舞而有苗格何
其不勞而成功之若是也蓋當是時有禹益諸

臣一德一心以修輔厥后而二聖人者特垂拱
仰成爾矣周宣之世雖稱中興然觀雲漢鴻雁
諸詩則民人未必其盡安觀采芣六月諸詩則
方內未必其無警卒之海宇臻富庶之休夷狄
底蕩平之績又何其不勞而成功之若是也蓋
當是時有吉甫方叔諸臣矢心戮力以弘濟時
艱而宣王特委任責成爾矣所以然者豈堯舜
宣王無憂天下之心而專屬之臣歟蓋人君所
履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職也天何言哉以一氣

運於上而四時五行爲之節宣於其間者分也
君何爲哉以一德宰於上而百司庶府爲之協
理於其下者亦分也唐虞成周之世君安其分
而不侵乎臣職臣盡其分而克分乎君憂此所
以化災沴爲禎祥轉兵車爲玉帛以之安民則
文足以綏太平以之弭盜則武足以戡禍亂當
時頌聖後世垂休良有以也然則水旱盜賊之
警固不足爲盛世之累亦恃乎承流宣化之有
人而折衝禦侮之有賴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于重明創
業之功固赫然無以加矣而方內之民告飢者
踵至不逞之徒嬰城雲集當時有劉宋諸臣爲
之經理其文事故蠲租賑粟之
命屢下而民無痛瘡之憂有徐常諸臣爲之振
揚其武威故戰勝攻克之績用彰而國無盜賊
之患然則

太祖之治固由

君德以主之于上而亦賴臣謨以輔之于下也

列聖相承治平之軌如出一轍肆我
皇上益闡揚而光大之仰體

上天好生惡殺之心近述

祖宗民胞物與之念是故雨暘愆期則

躬親祈禱痼瘵在念則

廣施醫藥其汲汲愛民之心何如也頃因蘇松

大水

俯從折色之議以寬貧民仁哉

皇心臣固知百姓之不足安矣給大同之餉則

詔使特遣重邊方之報則暮夜必達其汲汲過
亂之心又何如也頃因閩廣不靖復降

聖諭以爲天下之患不在西北而在東南淵哉
聖見臣固知盜賊之不足平矣然黎民阻饑南
賊猖獗至更歷時歲而不能紓

陛下之憂此其故何哉竊以爲

陛下憂民之心雖切而奉宣德意者或多自私
自利之臣

陛下遏亂之志雖勤而折衝邊鄙者或非効忠

宣力之士此膏澤之所以未究而治效之所以未臻也臣聞建修攘之功者莫大乎文武而膺文武之寄者莫大于將吏唐虞以前無論矣周禮有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備饑荒有廩人掌九穀之數有鄉師以歲時周民有司救以王命施惠則安民之責臣實任之而君不自爲也詰姦掌之士師稽殺掌之朝士搏盜則有司隸諜盜則有環人則弭盜之責臣實任之而君亦不自爲也今之從車羅騎爲

陛下之吏者果能如伏湛之分俸賑民乎果能如夏侯惇之斷水作陂乎果能如蔡齊之弛禁利民王望之開倉救殍乎有之或未必見用而竭澤爲漁以富私橐者相環也甚則水旱不以實聞增損委之胥吏而百姓嗷然有思亂之心矣今之握符分閫爲

陛下之將者果能如張耳之馬箠下城乎果能如充國之枕席過師乎果能如李靖蹀血虜庭賀若弼之酌酒江上乎有之或未克自效而選

與畏懦以糜廩祿者相望也甚則擅奪首功扣除常給而盜賊囂然有輕中國之心矣夫一心所向百體從令一人所欲百辟爭趨以陛下之憂民如此之切而臣工之負

陛下乃如此之深此無他故矣蓋嘗妄論之誤天下之事者將吏也誤天下之將吏者選任之失人也以擇吏言之安靜悃悞者或病其無文撫字心勞者或尤其政拙擅發倉廩者蒙專輒之辜搏擊豪强者多肘腋之患至于科甲登庸

則論劾不輕及簿書不失則罷軟可苟容善事上官則貪墨無顯罰而天下于是乎無良吏矣以擇將言之沉鷲有謀者或以木訥而無聞投石超距者或以粗才而見斥不擊刁斗者或謂之踈庸穿域蹋鞠者或以爲放縱至于掎剋以市恩則貪殘者稱爲忠良卑諂以媚上則畏懦者附于儒雅虛言以警衆則誕妄者信其雄畧而天下于是乎無良將矣抑臣聞之英傑之才未嘗絕於世顧所以用之何如爾茲欲選任皆

得其人而文武惟其所用則臣請以仁智之說
爲陛下終言之是故欲爲擇吏計則莫若廣選舉
之途如古之孝弟賢良與文學並進可也慎考
課之典如古之大明黜陟不徇一人之毀譽可
也行久任之法如古之居官長子孫有績則進
爵加秩可也而又養之于學校之中教之以端
方之士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鄉學焉將
見旬宣者爲曾鞏之去疾廉謹者爲羊續之懸

魚雖有水旱之災而困窮之民且將選定而安
集矣欲爲擇將吏計則莫若畧世類以求真才
如古之起自行陳而拜爲大將者可也專委任
以需實效如古之便宜行事而不從中覆者可
也信賞罰以勵頹靡如古之誨書盈篋而不問
揮淚斬將而不恤可也而又慎武舉之選重比
試之條能讀父書者在所必黜射不穿札者在
所不棄焉將見督撫者皆良平之器仗鉞者皆
韓白之才雖有竊發之警而烏集之衆且將喙

息之不暇矣要之廣求賢才以備
國家之用者皆仁也旌別淑慝以昭勸懲之典
者皆智也仁以運乎其智故内外文武之臣咸
欣欣焉戴

陛下之恩而不敢自負乎知遇之隆智以濟乎
其仁故内外文武之臣咸兢兢焉畏

陛下之明而不敢自蹈于欺罔之咎由是而民
安寇息由是而災消祥降至治之盛豈特媲美
虞周而已哉芹曝之私惟願

陛下常存敬一之心不忘終始之戒如堯舜之
兢業周宣之勵精則太平之化當永保于無虞
矣踈狂之論不識忌諱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萬曆癸酉
順天程論

時者天之爲也聖人不言天而言人則天之權
常爲聖人用而不自用夫權而出于天聖人有
靈承之奉順之已耳非有能用力以勝之也聖
人非能勝天而至于天卒爲聖人用無他故焉
天時與人事相爲盛衰者也而衆人見其形聖

人見其理見其形者後時而戒其制盛衰以天
見其理者先時而戒其制盛衰以已夫惟以已
制盛衰而不制于天于是天之權有時乎不自
用而天下日游於聖人之天相快以樂相靡以
久則以爲時之適然而不知聖人之爲戒者如
此其豫也嗟乎爲戒而必于方盛之時其斯以
爲聖人乎夫方盛之時何時也其猶日之有晝
歲之有春夏乎故晦明寒暑盛衰一道也所謂
陽不得不陰平不得不陂天之常也雖然晦明

寒暑以日月計星官曆師主之盛衰以世計聖
人主之夫使天而獨操盛衰之權以制國家之
運而聖人者日循循焉徼倖于時之自至而不
惜其不留則與星官曆師抱成筭定吉凶者何
異而又安用聖人爲也且夫日月其小者也而
或謂聖人在上晝不暝宵無光日南無驕陽斗
北無伏陰何者聖人亦有以主之也而况世道
盛衰之際乎夫使盛而無衰也聖人不必戒也
使盛而必衰也聖人雖戒無益也惟其盛者之

既至而衰者之未形處于當衰不必衰之間可
以天可以人則聖人寧言人不言天何者天固
有時爲人用也蓋易嘗言戒矣而戒于方衰者
其說有四經綸于屯振育于蠱休吉于否順止
于剝戒于方盛者其說亦有四泰之復隍豐之
日中大壯之羸角既濟之衣袽此皆爲國家持
滿定傾以參造化盛衰之權而難易遲疾異效
焉曷言之夫方衰之時乃天與人交窮之會崎
嶇迫阨中愚者或以思媮者或以懼怯者或以

勇此不必待聖人而戒也聖人爲戒乃在衆所
不戒之時夫衆所不戒之時盛時也自古不數
得得之者亦不數能享蓋愚每觀載記稱守文
之主至于兵衅甲銷粟紅貫朽降蟠貢舶賁相
望于大荒窮微之表而旒黻以前乃有所不聞
不見諧臣媚子方且惛焉舉萬年之觴稱七十
九代之事以廣侈其心厭從其欲而不知深憂
隱禍已胚胎醞釀于其中豈非乘至盛之時恃
天而不戒之患哉聖人知時之難得天之難謀

也則乘其未衰而圖之于易方晝徹夜方暑戒
寒是以用力省而取效疾也故烟火萬里尉候
四塞聖人不言強而言鈴柝之嚴箠車載途順
成舉蜡聖人不言豐而言稼穡之苦禪冕揖讓
清蹕游娛聖人不言樂而言櫛沐之勞民物阜
蕃子孫千億聖人不言安而言朽索之難馭著
龜龍吉麟鹿來遊聖人不言瑞而言鬼神之無
常享夫聖人豈不知時之方盛而閔閔皇皇爲
天下軫未形之憂防不必然之患其心以爲天
至尊也時至變也以至尊之勢御至變之權而
吾欲以區區人力主持旋斡其間是故重難反
也危難安也亂難定也難而後圖圖之而得則
已晚圖之而不得則愈困也夫爲天下至于晚
且困而盛衰之權舉不制于我則不若自其未
形而先求之於理理者何也則安危治亂輕重
相倚相伏之機事之當然而不必然者也聖人
乘其機備其事圖危于安圖亂于治圖重于輕
則天下不難爲也且自古稱繼世而理者莫盛

于周成王之時蓋執玉來朝之諸侯八百焉乃其君之自戒則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其臣之戒君則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噫何其憂之深思之遠也及考其行事自立政任人之外口不煩言手不指麾希膳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而謠雍詠勺六服承德又何易也則豈非方盛能戒之驗與陵夷至于宣王而周道中興盡復小雅然喪亂焚燬之後重以淮徐獯狁

之擾出車命將史不絕書蓋旣衰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夫使人君盡當宣王之時處積衰之勢雖聖人不得不難若乃荒屯旣滌堂構晏然居崇高籍富有而無故屑越于狗馬聲色之娛耗蠹于文俗議論之末則國勢之衰豈必在天而聖人又安敢言天也嗚呼茲其所以爲戒于方盛也歟方盛而戒茲其所以爲益盛而天之卒爲聖人用歟夫人而至于天爲之用惟心之至明至誠能通之故人廟思哀視朝思勞出門

思懼聖心之惺然常覺者明之至也堯兢兢舜
業業文王翼翼聖心之欲然常虛者誠之至也
蓋帝王之世近而綴衣脫簪遠而師童堯牧微
而與几盤匱往往效憂危之苦辭勒興亡之炯
戒焉何者至明不以賡歌率舞遺諤諤之言至
誠不以顯號鴻業惰冥冥之行故天人相保而
國家常盛也斯義也漢之賈誼唐之魏徵宋之
韓琦范仲淹嘗反覆言之而世主用其什一治
安迄于數世使能覽易象之盛衰究宣成之所
以難易而本之以聖人之明與誠守而弗失即
至今存可也此程子立言之意也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萬曆甲戌
會試程論

聖王以一心爲保治之本其守甚約而其爲道
則甚遠也守之約故日兢兢成業之遵而不敢
易而其爲道也遠則不安于繼序習傳而勤思
乎成業之外而治於是乎益隆夫天下之治未
有無事而治者雖當守成之世太平之化旣洽
而前王之所規恢海內之所思企必有慊而未

盡者此非可以僅僅保業無所事事爲也故古之聖王知其爲道之遠則其所自期者常無窮而其心常不敢以自易故術甚約而易操蓋臣察相舍是無所效之君矣于是先之以防微之儆輔養之法而後及乎經畫綜理之猷用是保世滋大成業彌光而天下之盛治益以致蓋程氏之言曰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之周公輔相之功也夫成業豈易守而盛治豈易致哉天下之勢滿者易損崇者易墜故

繼體之君當謳歌諧頌之時則崇滿難持而佚樂易動其於前人之業進不能以寸而退輒至于尋丈之遠是以聖帝明王創業而與致治者固難其守成而能致盛治者尤難夫守成而能致盛治則必其計慮長遠張設注措有出于故業之外者而顧可以塞聰去智安坐而理哉又可以程衡石課文例屈萬乘而爲官人使吏之守哉故曰主術約而易操不可不察也且成王之時何時也諸侯執玉來朝者八百而公也負

展臨之文武之德未成於上而三監之叛甫定於下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蓋成王之責而亦孰非周公之責也一念侈或以逸豫滅厥德一念隘則又無以擴前人未竟之功將成業不可保而况盛治之致乎武王之告康叔曰若稽田爾其疆畝若作室家爾其墜茨若作梓材爾其丹雘蓋聖人以成業貽之後欲其覲揚光大期之甚遠如此而繼之曰無康好逸豫則其一念寅恭祇懼以爲致治保業之本者固歷先後戒勉無異詞而萬世守成之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於乎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之心也夫成王以前夏商稱守成之主若啟若太甲後先相望奕葉相輝非所謂繼世賢君耶夷考其時自敬承允德而外禹之典則湯之典刑不少益焉故以稱守成則有餘而語致盛治未也何者彼皆順其時率其分如是可以安享吾治則亦已耳乃周自文武至于成王風氣日開人文不得不備矣情僞日滋事至曲防之慮不得不詳矣規

畫已具節目度數之煩不得不徐議而第舉之矣使公惟蒙安襲慶期於舊服是纘而曰吾如是守成可矣則文武有未成之德而冲人同未
在位天下萬世其謂之何是故公于成王欲其知成業不易守也又欲其知前人所望我者不止於守也則日夜鯁鯁然以身任制禮作樂之責而舉其至難至約者致之吾君之一心使其慮常先于至遠而精神日流于天下故天下之勢方有泰山之安吾視之若累卵而不可圖君心之欲未有熒熒涓涓之發吾視之若燎原襄陵而不可制是故語之稼穡之艱農桑之苦而使知勞語之無湛樂是從無淫於遊觀而使知檢語之天之難謀而使知畏語之民之咀怨而使知恤語之毋亂先王之正刑而使之法蓋自古大臣致主披心析膽以相劇切者無若是之諄諄矣而選建賢良以自輔其不逮則又有篤仁好學者誠立敦斷者潔廉切直者博聞彊記者立于前後左右而禮度之量不曠于目王不

博典傳不嫺威儀師則詔之不厚黎庶不中刑
獄傳則詔之而聖哲之談不輟於耳綴衣虎賁
必簡常吉之士宮伯內宰必用與賢之佐而檢
省之議不虛於躬噫又何防之密養之備也則
以繼太平之後君心之易動于佚樂而崇滿之
難持大業之難究也蓋成王自爲世子至于踐
祚豔誘之色不關陵亂之聲不理遐異之珍不
奉操斷擊搏之書不習觀於閔予訪落敬之小
慈諸詩則知周公所以斧藻王質而彌縫其闕
者可謂至而無遺憾矣譬之決水自源測景以
表惟其大本先定而末從之然後風之禮樂散
之詩書齊之衡量制之徽纒飾之以文章拊循
之以恩厚天子穆然深思於上而三公九卿百
執事庶民兢勸于下故周禮一書至于廝輿冗
猥米鹽曲折有文武之所未及措意者事有宜
適物有節文周道因以大備而其效至于刑措
圉空九州清晏方外之國無不重譯獻琛贄於
廷而後嗣得藉洪業不下簞席而治者且七百

餘年則以其臣主一心而精神日流于天下故也視之夏啓太甲守文師故僅無墜前人之統功實百之蓋明保勛迪之際淵洎濩夔之中而公所以爲周家命脉計者固已連四海萬世而覆盂之矣故其守之約也天下之大本也其推之遠也天下之大業也大本端故成業守而弗替大業備故盛治垂于無窮美共深乎公之爲周也正君心者所以寧天下也匡主德者所以厚蒼生也故曰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矣雖

然公豈自驕而功之哉公之心所謂惟忠惟孝目惟無疆之恤而已故不以寵利忽危亡之戒不以流言易几几之度不以叔父多材廢吐握之勤其致治也曰篤前人成烈已爾其守成也曰皇自敬德已爾而公不與也何者人臣分義同于罔極聖人尤性於分義焉者則惟以臣攝君以守成兼開創集千萬世所未有之勲以奉其君亦非有加于常分之外故天下萬世所爲功皆大臣之功也臣子之分也大君言功臣子

言分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問古記有之仲尼述史者三焉由周以前治亂得失之故炳如也乃其體裁殊致括之數萬言而七十之士口授其傳指不以書見豈當時固無可紀者與抑因史修經經之體固與史異與夫剽見韻聞珍敝帚而寶康瓠者于大義固無當也若必謂聖言要眇試微而施之後世以一舉百其亦無挂漏否與而昔

之良史有以五十餘萬言叙二千四百年之事者有以百餘萬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之事者以勤若彼就效如此而論者予奪何其戾也將裁以孔氏之法則唐宋以後作者一代數十家一家數百卷滋不益覆瓿乎今

天子嗣大業務丕揚

二后盛美而操觚之士思罄其所覩聞效萬有一報未能也舉大綱則闊畧綜細故則猥陋徵文獻則後時採風謠則失實語曰患為

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今諸士所知而欲為之者安在願詳言之以為

當宁獻

史以事勝以辭勝尚矣事者綜核隨其時或所見或所聞或所傳聞蓋疑信參焉而一人之意見不可執也辭者銓次隨其事成特書或大書或不一書蓋繁簡參焉而古人之義例不可膠也先儒王通氏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書陳政事詩紀風謠春秋應日月三史出

而二千餘年古人言動大都至今不第廢然其辭僅數萬言其事則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耳噫何其畧也嘗伏而深思之以為古者王朝列國各有左右史內外史大小史其設官詳甚則其論著不宜獨簡如此所稱皇三墳帝五典夏圖殷冊周志鄭書之類決不止左氏國語諸書聖人固不虞其後世之有秦以至于今燔絕泯泯也乃就加櫟括成一家言使與古之作者兩存天地間以待後人之自擇耳若春秋無左氏詩

書以外無正史聖人獨聞而獨書之決不爾畧也俗儒腐生求其說而不得乃按籍數筴而謂聖經筆削精嚴如此又謂遷固二史繁簡懸殊指以定二氏優劣夫漢承秦後坑焚之禍烈矣收散亡于徃牒五十萬言吾猶以為詳也固承遷後向歆之徒出矣徵文獻于當時八十萬言吾猶以為畧也故史之不能為經固之不能為遷以醇駁論不以繁簡論以繁簡論則李方叔張輔諸人之訛而執事可無問也且非獨于此也漢唐宋年次等耳而唐史倍漢宋史倍唐繁簡可偏廢乎稽古錄通鑑一人筆耳而約則為卷二十豐則為卷三百優劣可槩論乎入事不蘄核實而以一人局曲之見託之乎闕疑是河伯望洋而培并觀天也詞不蘄盡意而以古今挹損之文託之乎舉要足鄭賈市朴而葉公好龍也善乎李燾氏之言曰至簡出于至詳至約出于至繁吾取以為法焉

明興二百餘年來

列聖功德

累朝文獻鏤金版而書竹素者揆天揭日焯乎
稱顯懿已今

天子乘五位龍飛之運思

二后燕翼之謀特令儒臣分局計畧勒成

大典此孝理之極思弘文之上務也愚生墨守
章句足不涉圖書之府而執事問以所欲爲請
對以臆夫一嚮有餘味而垂涎者思快意五鼎
之間玄黃之用窮而卉服織皮爲貴于天下故

自漢以來載籍之日繁也猶江河之不可移山
也儒者束于所見而史氏無世官非有子長之
雅游固彪胡蔡之庭授也竭蹶求詳猶苦其畧
若趨于畧而不止一言註誤一事漏佚則萬世
不復見也蓋聞今之爲史其篇部之豐月月以
數萬言計足可當孔氏一經而愚猶妄意其畧
者豈更欲增崇文之日侈秦延君之辨哉夫今
之爛然爲辭而犁然爲事者臣下之章奏
朝廷之批決已耳而六曹故實居其強半執事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三
者牽于凡例不忍吐而棄也則抑割它事于彼而取盈于此試使觀者抽精騎于什五探玄珠于罔象則所采存蓋無幾矣愚以爲本朝會典備載六曹之事如文武之銓資藩封之祿秩吉凶之儀註行遣之

制勅及米鹽兵馬之額數雖沿革小異而要可以隨世代附書不必盡煩

實錄至于

國家有大禮大役大兵

天子動容宰相造膝蓋臣爭議鬪士敵愾而藝翳于文字間失厥要領夸者飾喜怒而歸之

上巧者枉曲直而比之法當事建言之互異報功行勘之懸殊此決非單詞片言寂寂倉卒所能具也且代更

二聖歲逾五紀長年博聞之士存者僅如晨星而欲分淄澠于逝水決雌黃于泐石愚不識佯驚之御史屢顧之安昌情狀可得見乎屏人躡足之談誰爲道說乎密地酸醎幕中顰笑安所

置軒輊乎嗟乎亦難矣夫自起居職廢而仗前柱下之語其勢不可復詳若其它耳目可以參驗形影可以推求者是在人加之意耳蓋昔者周必大修史每一志一傳成竝令在院官互相修潤然後敢出而今曹分歲析動即抵牾是故視聽宜公也司馬光六任史官每出入載筆遇有異同即彙記藁目之下而今按籍如林止辦披閱是故諏訪宜勤也古者編年與列傳竝傳故姬芑山木錄及鄙言書生小兒附名循吏凡以

義存勸戒無論顯微而今止爲大臣立傳崐嶸之士閨闈之女須借譽于名子孫良守令而後重則日事時功之外不有貞菟未揚諛舌未斬而待紀傳之續成者乎古者稗官一家聖人不廢故瓌語藁談偏記短部皆足以補苴殘漏鼓吹休明而世或稱野史失直欲錮之

聖世夫人之難知朝野均病如方正學以抗節爲祈哀謝文正以批鱗爲獻諛王新建以倡義爲從邪則名山大澤之中不有負竿知禮采樵

知樂而資

廟堂之聽睹者乎凡愚所論要欲使執事者寧
詳毋略寧繁毋簡以待千百世後有孔子者出
而刪次之斯亦不朽一盛事也雖然此自今日
言也又不有

先朝未定之書

列聖欲爲之事而明問所未及者乎夫革除土
木間乃乾坤一再變故也然一姓遍承非逐兔
爭捷之際委裘無恙非瞻烏靡定之秋而當時
執筆者拘于忌諱使孫蒙祖號弟龍兄年此關
于名義非淺鮮也矧

明主踐祚首詔卹錄效死諸臣而

祖宗故耻不蒙䟽雪則豈特三豕傳訛而已大
抵天下之事非常所見則常人相仗莫敢先發
愚竊意蘭臺麟閣之彥必有超然注意于孔子
之筆削而不狃故常者故妄言及此願執事之
亟圖之也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問今天下理平保治之務蓋無急于求才者
夫求才與弭奸二道也故難壬人威庶頑才
與奸莫得而竝焉此諸士所習聞也乃近代
謀臣有請收京東狂謀之士者有請開五路
豪傑仕進之門者有請用嚴贛二郡奸民者
有請招渤海土豪者夫既名爲奸爲狂爲豪
則非才矣且安所用之而又安在其弭之也
斯可謂通論與抑泛駕之馬斲趾之士用各
有所宜與自大道旣遠而三遊四豪翔起爲
任俠行權至犯禁也然吳楚不得劇孟而亞
夫爲之喜唐不用朱克融而河北首亂迄無
寧時此兩人自今日論之以爲何如也乃其
繫國輕重如此豈才與奸固可竝用與我
朝用人自科貢二途外雜流異等不得伍立
薦紳議功名于世誠重之也然吾竊見南北
弛備伏莽溷淵之奸所在爲梗而當事者議
所以消弭之術未得本務故吾願以廣用人
之說進諸士其以爲然否

所貴乎臨制海內陶冶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跂焉而思奮則無務以法窮之有所拂鬱焉而思平則無務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則無務以全求之故舉因舉虜舉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中可考鏡也夫九德三俊之徒默成象語成爻左執規右蹈矩人主誠盡得斯人而用之豈憂天下哉第世非大庭人罕兼才而機智豪勇之人徃徃用其一偏一曲各有所至故田仲之義也而屈穀比之堅瓠無用鯨之城桀之瓦蚩尤之五兵李斯之字書至于今祖述焉執事思廣用人之意也愚請因及弭奸之說夫治古之世天下常廓然無事而其民不至于奸此何以故哉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其征徭省也四民有業三物有訓朝不混市野不踰國其教化行也蓋世儒所稱大抵然矣而吾則謂三代教養之法可以御常民不可以御豪傑可使天下重犯法不可使法

必行于天下何者豪傑視常民則異也其氣力足以自致衣食而無求于人其偃仰瞪眄羞與下伍間左爲偶而束縛于區區之禮法是故養之則不思教之則不馴而聖人知法之不盡行也於是弘薪樵之道疎網羅之目鄉舉里選取之非一途事舉言揚試之非一術奉璋髦士不以介冑輕武夫赤舄大賢不以白屋棄寒峻士知其如此則雖有無聊之志不肖之心誰肯一旦鹵莽自棄者執事謂求才與弭奸異道愚未

見其異也何以明之夫奸孰大于爲盜者而周官弭盜之法自修閭司寤之外鈐柝不晝擊也漢渤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單車斥言歸命恐後而萑蒲不久驚也嘗因是而考當時求才之制蓋周詳于建官漢詳于設科長材負俗之士皆弭耳抑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爲奸故其時天下有飢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誅之則可定撫之則可下也唐宋以後用人雖間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然科目常操

其權而章逢下士骯髒曲辭皆得安坐取公卿
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干城皆爲
敵國矣明者憂其然以爲法窮則當變才窮則
當惜是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
弼爲京東一路言也推擇沈鷲勇悍之人爲吏
而重牙校之選此蘇軾爲河北五路言也縻豪
右以爵祿而收攬吏權此王質爲嚴贛二郡言
也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此鄭剛中爲永嘉
諸郡言也夫此四議者與唐虞難壬人威廢頑
之訓不义牙刺謬哉而愚嘗攷之矣共工崇伯
非温良絜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猶响濡
卵翼而用之不遽絕也盖才與奸之不相入若
水火然然有上才則必不可使爲奸有下材則
必不能爲奸有小才則善用之爲材不善用之
爲奸爲奸而奉奔走于上則上之法行共工崇
伯是也爲奸而作氣勢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
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夫不求弭奸而求奸人
之不犯法此四議之所由興也今天下之患非

虜而盜虜欵邊矣盜折北矣南北將吏燕凱之
聲日夕馳

闕下而瓦合白徒散亡驕卒間乃有麾旗唱棹
焚杆叫囂以厯

明主內顧之憂者愚以爲此何足憂也然竊有
怪爲前代盜賊皆飢民怵迫爲奸今歲比告稔
有司奉行

恩澤

詔書衣食非乏也博徒遊客椎埋鼓鑄裘馬休
休然非盡有怨家墨吏爲之毆也然而五合六
聚所在如響智勇跣踵之人多入其中而
朝廷曾不得其疋馬半筴之用則豈可不深計
哉夫爲奸而至于盜則有誅與撫而已有司之
計也奸萌未形迎而折之用不測之恩威以籠
致天下之豪傑

朝廷之計也夫

朝廷之計愚生何敢與知之而豪傑係天下輕
重則有一二可舉者劇孟洛陽大俠也吳楚之

反雁行頃刃者半天下而不得一劇孟則亞夫以爲喜朱克融河北名豪也劉摠嘗薦之于朝而唐宰相不用旣而幽州首亂卒失河朔夫此二人足不涉六莠之塗名不挂孝廉賢良之籍而左投左重右投右重豈可謂今之天下無若人乎有若人焉能守恬修姱如漆園蒙穀乎能稿項黃馘與草木同腐朽乎惟其椎樸少文無媒以自進銅墨小吏得批換而跽籍之于是拊髀頓足瞋目語難小者豪鄉里大者憑山海而天下脊脊多事矣愚以爲

明主在上海內幸無大奸如古列國豪公子積習貴盛彪闕中原則其他剪剪者皆可以爵祿智計籠而馭也蓋荀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郡國在在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曳綈設財役貧則廝輿爲之用駢肩結轂背公死黨則鳴盜爲之群露齟裂皆引繩批根則梟獍爲之使喑嗚咄嗟武斷豪效則閭黨爲之傾夫人與人相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齒堅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齧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十百人剗落角距而爲
一二人下者此一二人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
人使之不爲

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于善而用之于奸愚有
惑焉請畧做四臣之筴令縣道有司博求所部
豪猾不得志之人隨才疏舉或推鋒敢死或足
智曉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或譚達不羈可使
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一體叙錄使之
試其豪舉于職事而耗其雄心于利祿則劇孟

朱克融輩人人皆

朝廷耳目也何奸之能爲蓋

祖宗用人自科貢外別有經明行修才識兼茂
賢良方正之科有富戶老人入仕之例所以抽
揚小善葺納細流銷亡壯夫義士慷慨邑鬱之
懷廣勵邪俠小人杖拭嚮往之路何至深遠也
今盡屏不行矣雖有武舉一科而拘牽文義豪
傑不及格矣愚以爲寸長尺短自古嘆之管仲
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則堯言禹趨未必如

草墊之專能也受金底安劉之績食馬出陷淖
之危則瑕摘毛舉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貲郎
牧豎小吏降胡前代或以階牧伯而饗茅土聲
烈著而不磨則甲乙賢能之書未必勝襍流之
得士也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直以人
才登八座具載

國史至今且二百年則

累葉熙明之日未必遜草昧之多才也軍志曰
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
則書生迂鄙之言未必非山藪藏納之助也惟
執事教之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故漢人述忠敬質文
之尚至纖悉矣四者之不相沿也果自名而
自尚之耶抑人以其政窺之乎夫質文代變
之端與天地之運故相流通者也乃儒者稱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若不可返者而又有三
正循環五德終始之論其說果孰爲當與三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三四
代而上歷年長者莫如周三代而下歷年長者莫如漢二季之世天下何其文盛也然勢極致至而天下卒返于質則循環終始之說無亦可徵與我

國家熙平二百餘年其初上下之所漸濡固甚朴也迄于今而聲名文物郁郁盛矣乃識者顧心憂之以後風教漸澆俗化漸侈論議漸煩文章漸詭是文盛之敝也然歟否歟聖人能通其變于未窮未窮之原非盡可以法禁防也通變宜民之道必有要焉可指而陳與夫世道汗隆之際士人所宜究心者也願相與揚摧之

天地有不可已之運聖人之所順而不違也聖人有不可見之權天下之所用而不知也何也聖人教天下以樸固知其後之必巧也教天下以簡固知其後之必繁也然而不能使之不巧且繁者非聖人之徇天下而天地之運爲之也不能使之不巧而能使之朴不能使之不繁而

能使之藺則聖人之微權所以移易天下而不可使知之者也運有所必至則聖人不能違天也亦人也權有所必設則天亦不能違聖人入也亦天也然則世道質文之變可述已夫文質之用吾未之前聞也其義起于三統漢儒所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是也而又以殷爲尚質夫質之與敬一也而吾以爲皆非聖人之教也世徒見其道之不同而以爲聖人之治天下若有所尚而已矣非其自爲之名也何也蓋

上古聖人修無爲之理而天下熙熙不施忠于民鳥有所謂忠不施敬于民鳥有所謂敬天下有淫比而忠之名始出天下有悖慢而敬之名始出故夫未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質焉可也既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文焉可也豈待周而文哉然則三代之教雖不可窺而其無所尚可知也即有所尚而周之所尚非文又可知也雖不尚文而世道之升降必自質而文又可知也儒者見其然遂曰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如

夏三王之時如秋五伯之時如冬然則五伯而降其將流爲長夜而漫漫不旦乎必不然也則冬未嘗不可爲春而伯未嘗不可爲皇矣故史遷謂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相終始易見其遍降而不返哉而予以爲此天地之運而王道之所因也蓋天地之運其未至也有所不可已而其旣至也有所不可極何也數基于一至于百千萬億而未嘗不歸于一也聲起于宮至于九成八變而未嘗不相爲宮也故

質而不能不文也如春之必有冬也不可進而止也文而可使之質也如冬之復有春也非有強而爲也一寒一暑收而歲月日時之序順一文一質變而元會運世之化成是所謂循環終始之說已而談者曰文而欲返之質猶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何其妄哉夫周之始何以明其不文也太羹玄酒則禮之極致焉朱絃洞越則樂之極音焉甚朴而非華矣及其敝也分爲十二而諸侯之才臣儂子樞衣鳴玉駑其文巧之辭

三才集 卷之三
合爲六七而天下之策士大俠憑軾鼓舌信其
押闔之說道術分而白馬雕龍之辨與六菽爭
道而馳文藻流而湘纍郢客之章與大雅分曹
而奏故自周至于秦而天下之文極矣然其後
不能無漢也不能無漢是至漢而循環也漢承
秦敝斲雕爲樸內而將相大臣有椎魯少文之
風下而吏士元元有清淨寧一之化泯泯乎古
風已及其敝也一變而西京經術之儒各立家
門抱策而爭句讀又變而東都瓌詭之士私相

標植扞罔而博名高又變而建安之才人握管
而覃夸麗之聲又變而江左之玄談揮塵而課
清虛之理故自漢至于六朝而天下之文又極
矣然其後不能無唐也不能無唐是至唐而循
環也噫由此而唐宋之未造可推已夫此數代
者其始固甚質矣非久而文則何其曼衍不已
也嘗思其故一代之初造草昧其政化風俗皆
淳然有太古之風故天下朴也旣朴矣培之數
十年而公私物力必充羨而有餘故天下盛也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既盛矣聲名文物必參汰而不可制故天下文也既文矣根本命脈必有所撓焉而不固故天下敝也嗟乎此豈一朝夕之故哉董子曰已雕已琢還返其樸物之相反復歸于本物極則反豈獨人爲蓋亦天之道也然二代之末無聖人以抹之而其勢遂極極而無以制其後聽其自返于質焉則純任乎天而已豈不惜哉
國家當

祖宗時其簡澹無爲之理可考鏡也至故老所道說醇美愿茂之俗又可覩也令俗化常如是聖主握道而理何憂天下而弘正以來六七十年之間則所謂豐亨豫大之時也培固陋而文明擺淳質而華巧上銷日月之光下鑠山川之精天地之氣皆已流而不韞而人之智慧已窮故識者以爲文太盛也試核其大者夫風教嘗淳矣今也繩之以文法而如束濕薪察之以鈎距而能見淵魚銅墨之長日暴其情以中大吏而民日無聊則吏之政澆也俗化常儉矣今也

不事本業而務于淫伎曲巧三家之市列雕琢
績畫之觀十金之貲而博玄黃琦瑋之色里兒
賈子厭錦綺而不御史卒下走蹈文組而不爲
華則民之俗侈也論議嘗簡矣今也一令之布
而筐篋紛紜老吏握刀牘而汗沾背一議之興
而上書之囊滿道郵卒馳而不得息則議論多
而成功少也文嘗平正矣今高者窮極玄眇而
盡去其藻質不則修先秦西京之業詰曲亢厲
而少恬愉不則呈烟雲月露之形以爲纖麗則

文章詭而根本揆也夫明月之珍飾之以銀黃
百年之木破而爲犧尊見謂失其性矣天下之
文致若此也是世道之憂也愚竊以爲返之至
亟矣夫吏治澆者名法敝也其道莫如重化使
長民之吏常有仁厚化民之志而無嚴切操下
之心則上之所爲教者敦矣民之靡侈者本業
微也其道莫如明法民遊食則法作無益則法
賈難得之貨則法修奇辟之服而踰冒則法則
下之俗儉而天下有完財矣論議之煩者政不

信也其道在斷而畫一一言有當何煩乎累牘
之陳單辭可成不必于盈庭之論則議藺而政
省一矣文之以華竒爲工者學不明也其道在
尊經而復古學術正而蜚搖之辭遠淳雅復而
鉤棘之調息則文正而不陂矣雖然此非法禁
之所能止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以
身先之而已矣故今禁于已然之後而化漸于
未然之前令之所禁由之而可知而化之所漸
用之而不可見聖人之爲天下常使之可用而
不使之必知故聖人之功常始于不可見而終
于不可及無他道也以身先之而已矣樹寬仁
之風則無敢以苛應也躬儉朴之化則無敢以
侈應也敦藺淨之理則無敢以靡應也遵平正
之軌則無敢以譎應也此所謂聖人之權也嗟
乎聖人之權用而終始循環之運在人而不在
天矣故謂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問士之生也則願析圭儋爵而垂名于世矣

三才圖會卷之三
故爵祿名譽人主御士之嚮嚙也至有謂祿肥則士不死與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者信斯言也士直用術羈之而已無乃薄道待士而適以驅之歟嘗觀兩漢高祖求賢之詔謂吾能尊顯士故時驚尊顯或起自刀筆或自羊豕之間或與時變化或與人主俱上下至于貢薛韋匡頽其波而苟祿者相望爵祿安可得士也世祖敦尚名教而士附于名者或令東海致議或使壺山蒙耻或規盛名難

副或謂讓封非義至于俊厨顧及靡其風而名實大壞名譽又安可得士也周語曰先王之治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享之於兩者豈輕哉賚予善人有頌官民材有制大常有銘大烝有祭勛功庸勞力多異其名何殊于漢而得士獨盛也豈先王所以用此有異抑不恃此而他有所恃歟由斯而談恃爵祿名譽以籠士非義也而士有逃之者于義何似荀卿之譏楚子發趙克國之辭浩

星賜也非篤論歟此可明君臣事使之義也
試言其槩

聖人所以爲治者二爵祿也名譽也置爵祿所以爲賤榮也而簡節廉取者世謂之貞重名譽所以爲衆使也而晦德不耀者世謂之高然則政之所貴俗之所賤而上下恒相持也此可挾勢用術而詭士以必得哉惟聖王知其然故設禮義忠信以懷之而交泰之象成一體之義合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論者曰昔在

先王建方畧御倫類因人之欲而立之制民欲富而制之以祿民欲尊而制之以爵民欲勝而制之以名假之以虛至之物而攝之以必從之勢今夫臣出身以事主析圭儋爵懷符剖祿而無令不從士有說之不入脅之不下而一旦激於單詞片言奔命仁義捐糜而不悔者爲名高也王者握其幾可以祿者祿繫之祿之而不足者設名高以下之蓋制馭人羣之術耳是言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士爲人主用也爲爵祿乎

爵祿者上所貴以酬士而非士之所貴凡爲爵祿來者非士也爲名譽乎名譽士所自有奚藉人主藉人主以就其聲非士也夫士固有志耳耕草茹木鶉居藪食其視鼎珍法膳曾弗腴於此矣師友造化旦暮古今其視熙鴻鏤景曾弗永於此矣不察其志而猥以兩者勝士是以驅之之道縻之也奚可哉惟彼功利之說倡而論者每下管仲曰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此何異操羸竒而乘人之急者君臣之際有市心矣魯仲連耻之陳埴曰三代而上士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士惟恐其不好名彼其意豈不以負氣矜節之夫非名無以攝之而不知回遁者將寘力焉徒見飯牛扣角之朋非祿不足以役之而不知貪冒者爭奔走焉漢已事可徵已漢興高祖詔天下賢士大夫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故士驚于尊顯蕭曹起刀筆吏碌碌無竒節叔孫與時變化道固委蛇公孫弘卜式倪寬其初遠跡羊豕之間張湯

爵祿者上所貴以酬士而非士之所貴凡爲爵祿來者非士也爲名譽乎名譽士所自有奚藉人主藉人主以就其聲非士也夫士固有志耳耕草茹木鶉居藪食其視鼎珍法膳曾弗腴於此矣師友造化旦暮古今其視熙鴻鏤景曾弗永於此矣不察其志而猥以兩者勝士是以驅之之道縻之也奚可哉惟彼功利之說倡而論者每下管仲曰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此何異操羸竒而乘人之急者君臣之際有市心矣魯仲連耻之陳瓊曰三代而上士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士惟恐其不好名彼其意豈不以負氣矜節之夫非名無以攝之而不知回遁者將寘力焉徒見飯牛扣角之朋非祿不足以役之而不知貪冒者爭奔走焉漢已事可徵已漢興高祖詔天下賢士大夫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故士驚于尊顯蕭曹起刀筆吏碌碌無竒節叔孫與時變化道固委蛇公孫弘卜式倪寬其初遠跡羊豕之間張湯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所謂得人之盛者大都似此矣自斯以來官事寢廢九卿救過不贍不暇論于繩墨之外而貢薛偉匡如波斯靡於是有含羞蒙垢羽翼梟獍符命僞作功德競陳如劉歆之流者此亦重祿之過也建武初首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及周黨嚴光陛見不屈親詘萬乘以高之蓋天下始驚名也然王良之來東海友人譏其無忠信竒謀而取大位矣樊英就聘而應對無深策則壺山蒙其耻聲廣漢楊厚

江夏黃瓊微李固之戒盛名之下亦難副矣鄧彪劉愷激詭爲讓使丁鴻而微悟曷以異茲斯時也士爭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而俊厨顧及標榜成風於是有人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給朋友相詐如徐幹所詬者此亦重名之過也由此觀之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稍陵夷也然則握奇蘊珍之士奈何不視名姓爲嚆矢比印佩于鉗鏤歌紫芝而不來逃吳市而長往耻知名于女

子而羞屈志于功曹哉夫然後知祿與名之不足恃也先王之治曷嘗不用茲二者顧所以用之有異焉蓋物莫貴于難得而賤于妄授衣文繡於倡優則貴人不服矣飲和羹於廝賤則上客不啜矣澗毛可以薦王公壺食可以結死士豈謂物耶亦有所將耳先王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備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故有賚之頒其官民材也必先論之論辨而後使之任事而後爵之位定而後

祿之故祿所以祿有德也德有大小而祿隨之如大材爲棟小材爲桷見其任不問而知其材故其祿足重也先王之世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其紀績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故名所以名有德也德有大小而名隨之如長形名長短形名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形隨之故其名足重也方是時也庸人遜跡而賢士畢來山藪非乏珍而侈珩璜之賜以爲佩田畝非儉

粟而貴太庾之賦以充庖五兩之綸半通之銅
儋食之奉一札之書人莫不德其物而罔敢易
之者豈先王有異術出漢二祖上顧漢重祿而
先王重祿其德漢重名而先王重名其實羈絆
之術無所用之故得士盛也然此猶論于爵祿
名譽之內耳乃先王之心雖兩者勿恃矣君之
歌先股肱臣之歌先元首君歌鹿鳴以勞臣臣
歌天保以荅君敦朴不散于雕僞一體不撓于
兩端直以心任心以德懷德而已故未嘗不命

名制祿而誠心信志旁皇周浹於其間州閭族
黨之察德行道藝之舉亦名取也然而夢可相
卜可師不謀父兄而立之羣臣之上不爲過舉
也父三老兄五更心旂大臣手足羣臣此誠任
也然而八法辨治六叙正吏不爲厚防也內諸
侯祿外諸侯嗣盛德入輔者兩其食圭田采地
世世弗絕祿非不肥也然而營丘鳧繹儉于百
里亦非斬也咏聲詩播管絃百福百祿之頌永
譽永辭之稱名非不高也然而貴不聞不見之

功圖書之名不著紀年之牒空虛又何稱也蓋
惟用而不恃故明哲之附其誠者如矢集的淵
不得蟠山不暇棲拱揖指揮而莫不願盡力此
所謂以天下爲籠而無所逃矣又奚必昭昭焉
揭兩者如日月而要之必從哉惟此意不明而
後天下有重爵祿名譽之君有重爵祿名譽之
君而後有逃爵祿名譽之臣不知上重之上過
也下逃之下亦過也楚子發獲蔡侯而辭其賞
荀卿以爲固金城之役浩星賜以讓功說趙克
國克國不可夫辭賞弗高於逃祿讓功弗亢於
逃名然二子以爲持小廉守末節廢賞功之典
而忽謀國之實棄不取也又况甚焉者乎夫士
如自爲計則已矣不能自爲計而欲逃之此逃
兩也無之而非是矣嗟夫君臣之義光于穹宇
炳於重離而蝕之者常自賢君賢士始宜厘執
事之問也

題大學解

昔夫子評其門人師商之優劣曰師也過商也

不及繼之曰過猶不及夫過之不賢于不及自
當時及門最親明悟如子貢猶駭而不信則其
他可知也然夫子時亦姑就二子品題未暇爲
劇世切覈之論至其孫子思始大暢厥旨作書
曰中庸義獨取不遠人爲道而痛裁隱怪無忌
憚之徒薄性情而矜睹聞者蓋亦知後世文日
盛卮辭竒行將日出而爲說以防之寧不及毋
過寧爲商不爲師若預爲今日地者夫大學不
言格物乎物固有本末宋儒以物物窮理爲致

知駁之者曰支曰俗則信似而幾已抑第如其
良知宗旨使洒掃後生汗漫持正物空券以求
所謂無善無惡之本體不知于孔門不遠人之
義亦有合否也予竊謂子夏之不及近似曾子
之愚其晚而聞道亦近似曾子魯論一書獨多
載子夏之言而子夏之言又獨多論學其論學
又獨以切問近思標致道之的可謂深於中庸
者當周之衰秀民才士角奔辯智之途而獨能
使西河之人疑于夫子夫子蓋亦嘗晚而定論

曰商也日益然則商之不及乃及也而世儒猥稱中庸爲大學之緯不知子夏實曾子之翼予私慨於中久矣而不敢爲學家喜文多方者道乃今得同年蔡尚寶士皆自束髮讀書有意聖賢之學舉進士四十年矣而嗜學不倦其生平最自得者爲大學解解成一以進御一以遺予其書宗鄭玄古本而以知本貫格物之義其本歸之慎獨以修身言不取博喻取其近人行不取多岐取其爲已愚讀之蓋彌日而竟以

當世儒五家三教之書十不得一然第令學者循其一二微言切論以中庸之戒謹恐懼階而造大學之門即未知于世取舍何如而要爲切問近思得古人之精而大者愚亦且見士皆之日益而西河之風將自今日再振無疑也蓋昔者夫子始刪六經而文多闕疑不敢自用乃今大學盛行自好事表章賈鄭二古文而今文幾廢愚間嘗竊取西河切問近思之義研泳其間則見格物致知決當附之誠意章中義無容補

而他文出秦火斷爛之餘正亦不必章章字字
爲之守殘而射隱如新之爲親謙之爲慊大學
與中庸之爲經爲緯摠之毋庸辯也愚所知者
大學言誠中庸亦言誠大學言謹獨中庸亦言
謹獨大學言忠信中庸言忠恕士皆業已一一
拈出則當涵而探之毋使西河之民更疑于夫
子則愚亦有爲道日損之說將挾筴而進已

題陸孝子冊

予讀詩至鐘鼓聲聞而感瓠巴伯牙之事夫以
琴瑟之調諧鳥獸應之况廩廩篤行君子其感
天動人豈虛也哉以予所聞陸孝子盖市道賈
人微甚乃其養生哀死一何善始善終也嗚呼
方其焚香籲天叩心稽顙舉旂鬲中無留物者
獨有親耳自其一身妻子不暇知而暇求區區
之名爲及夫帝歆神聽而陸孝子之母猶得遘
延假息于十數年餘夫寧惟寃號慘痛之辭爲
足以取憐哉誠志壹動氣精誠極而神理通也
當是時知陸孝子者天耳獨行蒲伏非灼于耳

目也匹夫夜呼非有金滕之策可起而觀也就其親霍然病已亦不知其子作何狀也更十數年親以天年終孝子方腐心裂膽恨其祈求之不終遂而悼其始之或有所失也若此者宜其遂湮滅無所著稱而卒之縉紳大夫慷慨矜名義之士相與烝烝嘆誦駢湊而彙積且復爲繪圖張其事豈不亦至盛矣哉而世謂屋漏可欺暮夜無覩必不然矣然予嘗聞島夷入盜時有芻邑民子母俱爲賊虜行取去母知不能辱舉刃數擬之子延頸就刃求爲母代既不可奈何則徒手前批賊斷脛決腸遂以死至今鄉老往往能傳道之而其人竟死不能全其母欲尋其名姓則子孫皆無在者長夜冥冥蕭蘭等腐視陸孝子報又何爽也予故并記于此異日就鄉三老而問之且以告之閩史氏焉

馬文莊公像贊

有序

吾師馬文莊公拜相之數月以疾薨于位海內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無不流涕者公方軌亮節

沉識博聞自需次金馬署中已隱然負公輔之
望旣而宅端尹歷曹卿功緒表見

天子虛泰階左席延之

制下之日都人皆拊掌稱賀雖公亦自謂千載
一遇也當是時天下方急公乃公亦惟恐酌天
下之不力於是旦握莫吐反席沉思髮冉冉化
白而公病矣嗚呼奈何令天下勿悲哉爵辱爲
公最親弟子垂二十年風采議論聞見特真蓋
公嘗自言吾平生不敢欺一語不敢慢一事嗟

嗟德音在耳遺像儼然而九原不復作矣贊曰
屹乎其德若金石之渾剛恢乎其量若溟渤之
汪洋薰乎其飲人以和若景風之駘蕩乎春陽
冲乎其志之常虛若騏驥發軔而驟康莊淵乎
其喜愠之不形若神龍之不可玩狎而深藏炳
炳乎其持大議立大節若中流之砥柱與日月
而爭光是皆畫史之所不能圖而其可傳者僅
碧瞳方頤疎髯修頰之鵠立乎巖廊然先生所
爲再命益恭三命益懼食加少而色不怡以至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五三三
於考終者則固有出于貌似之外而世有望形
徵心之士亦或能彷彿其萬一于渺茫也乎

鳳池周公像贊

公學則粹而不務瑰妍公循于吏而不急叙銓
早歲倦游嬾化而仙被褐杖履垂三十年我思
古人遺像儼然惟其端言蠕動而有餘于天不
朽之徵于後之賢

仲秋二日夜夢自題小像

此何人哉此爲我而喪我身外有身體合四大
不知其假與真口厭五羶不知其甘與辛蓋隣
叟瞻雲趙氏評我爲不做好人之聖人要做死
人之活人其然其然且未必然以俟夫知言者
擇焉

自題像

汝能換上帝東天行而西北曜乎能奪地祇融
五岳而結四海乎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
不能即滅定業仙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
能化導無緣一靈獨曜扈衛森嚴生生死死如

環無端雖享非取雖詈非顛雖作非故雖柄非
權惟無心於萬物者則然

必銷然上帝東天行而西北觀乎消李淑濟編
自眼射

默然

人之或入其然其然且未必然以射夫味言者
叟謂雲哉凡指非為不射故人之聖人要知至
不味其射與真口飄正戲不味其花與幸蓋射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太僕寺少卿賓吾楊公傳

自余為史官僦居長安西舍其左鄰則兵部郎
賈吾楊公右鄰則刑部南沙項公皆朝夕過從
友善而項公病早歸獨楊公最久益親時時為
余言魏縣之政揚眉睢視若自得者余嘗陰戒
之此夫廉而劇貞而孤揆於世嗜其猶楂梨之與

橘柚與請自今毋易道而易度逡逡粥粥如也
以此居高能藉羨譽則大車之載追風之騁將
于是乎在而楊公曰不然顧吾道非耳使其誠
是也則太陽方中公等駸駸向揆路不能使世
人易嗜而使吾易度吾畸人也請去拊髀雀躍
游矣余聞若言壯之然公竟以齟齬下遷不復
振而死惜哉公名廷選字子庸賓吾其號世籍
於浙之鄞縣今爲京師人父助教公緡母沈孺
人竒公幼慧勵使從師問學公亦克自敏立未
弱冠以明經領壬子順天鄉薦己未成進士選
魏縣知縣魏縣人至今以公所爲興革補救造
士養民之略勒石詠歌之比于甘棠遺愛云而
公之爲余言大抵多暮夜取與上官風指異同
毅然有所不欲不爲者歲滿召入主刑部事尋
改兵部武庫司武庫故事主傳送車馬不執法
而公自以新爲清疆吏居曹侃侃持其故操人
不敢干以私於是忌者側目卒中公考察謫爲
兩淮都運判官而公顧益喜自信曰焚玉見性

三才集 卷之四
酌貪知廉偉哉造化安知不成我于桑落之下
時齟司號穢雜故以處卑流暮齒營斗升旦夕
者而公以年少慷慨盡剗去文俗故事爲之徙
官之日篋中只圖書而已然敷歷數年不能逾
常調自青不判再徙爲德安登楊三郡同知乃
得久次料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尋加山西行太
僕寺少卿兼僉事公自是稍復伸眉所在表表
論者以邊才目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未任而
蜚語聞解官歸矣歸之後余就省之邸第公倒

屣欣然無懊喪色問所以得忤則第曰公不嘗
記長安西舍中語乎不早聽公言至于此雖然
吾道是也夫以一書生走躡途而涉末流麾三
千金之餽如糞土此亦有斐然之志非苟焉而
已不知于人而知于公何恨不用于今日而待
公當路之日用我又何恨盖猶望予以趣舍易
世嗜而予時卒卒遂別不記公所謂麾三千金
者何時何地也公爲人偉貌白晢神采克揚對
客語亶亶不休若飀發泉涌望而見之知其爲

揮霍超乘之材可驅牡外取也乃其時媚者不知知者未遇猶冀天假之年時移論定餘勇可賈而公死不能待矣壽止五十人或訾公氣太盛才太輕類夫沾沾狗名之爲者斯其竟以齟齬窮歟余謂不然名者人之所爲也人好諛則名歸之僂巧便給脂韋卑輒者人好直則名歸之伉爽睢盱激昂謹誆者今世局一新士大夫指牙抵掌爭尚意氣有如楊公不死而頡頏遊鬣簡必不窮窮乃在二十年前

世穆二朝之交於時天下爲好直乎好諛乎不知公將以何狗且顯名高位猶形影也而公窮竟死又安取名而狗之嗟乎孔子惡鄉愿取狂狷彼狂狷皆狗名者歟公旣沒而功名不表見有子尚弱其操左券而責予者乎予雖幸晚遇不能售也視公墓則宿草萋然恐遂泯泯聊爲採摭一二生平大都傳之其家庶後世以此知公云

潘省庵先生傳

自予髫鬣爲諸生識所謂省庵潘先生者齒長予僅十餘歲而望之如嚴師古宿不敢燕嬉嬉戲其間蓋是時予年少專曾知尊事先生已耳既長宦遊乃日習於四方交態與先生背馳而先生亦業已厭進取去而翔寥廓予不得復近則第從瑯邪伯仲所剽聞一二緒言私心嚮往之焉徼天之幸予乃得早營菟裘尋名山杖履之迹而先生尚無恙健飯數晷就予父子見目爲未離之璞予亦歎先生循道彌謹倍其少年而退自愧曩者貌尊先生爲知先生不深也久之遊益狎以鳴孫章句累先生文酒談讌期之百年而先生竟以一疾歿矣世風日往有如先生廩廩篤行君子而位不登一命名復挫于後生朋友之過也作省庵先生傳

先生潘氏名燾字文徵其先自崑山割籍入太倉爲鎮海衛人父鵬是爲南橋處士故以直道長者名里中所居一室外常編籬蒔菊遊居嘯飲其間不復關人世一事而獨奇愛先生時時

課之于學乃先生亦自以儒家子耻一不知未
弱寇入州庠則已涵思六經諸子篝燈帷中伊
吾聲徹夜疾風冥雨之不知也七舉應天試不
第顧見一子二孫皆成立向進門下授經弟子
往往茅拔穎脫能名其師說先生曰吾道不已
行乎自是遂改服爲田翁山叟環堵之宮苔草
侵階雜花滿徑居然南橋處士也性廓達能飲
酒飲少醉輒引筯擊缶朗吟間來無事之句數
自稱年老君平真大塊侏我市酒可以沽卑朋
可與遊尚安事腰笏膝席俯仰公卿間故先生
所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皆與之爲真率豈弟
無町畦之交而間或語次及人間不平事與閭
黨新貴求田問產頡頏作威聲勢者徃徃須髯
戟張白眼慢視慷慨向其坐上人曰若見某某
但說潘老言如此居恒同志切磋友爲王郡倅
大順韓孝廉湘陸文學應萱此三君亦介立矩
步有先進朴雅之風而予交于先生最晚先生
不以予貴作尊巽色嘗曰君可當吾鳳巖鳳巖

者郡倅君別號也乃予亦不敢以先生幸狎失
故賤事長禮有疑事必咨而行雖宴坐對奕旣
罷則歛子正容肅然蓋先生墻宇素高比老常
痛自剗抑與俗委蛇而方軌嚴操終不可玩媒
如此其內行循謹居喪盡哀依于古禮從父鸞
且死無嗣以遺貲歸先生而婿某爲外母鍾愛
先生盡讓予之有豪族嘗占匿先生稅地先生
試好諭之輒慚憤闔門以絕竟不校也配周氏
白首相對如賓友嘗詫語予吾婦丈夫也島夷
之亂嘗受寄數百金其後原主暴死子孫無知
者而婦盡檢故囊還之繼而復歎曰吾老窮矣
天其或使吾兒志學階一命以報吾婦之德也
亡何志學死而先生始忽忽不樂其後半年亦
死死之年蓋七十四歲矣

論曰夫七十四歲非夭也而先生之門下弟子
皆心喪先生如喪父此不足當鼎鐘不朽之事
乎予聞先生教法嚴其弟子惰窳與跳而軼繩
檢者雖已冠娶槓楚無所惜至其誘道摩拊媛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四
媛姝姝然即慈父保母弗啻以故使人嚴而益親歿而益思即此亦足以知先生矣

企齋詹公傳

企齋公姓詹氏名源字士潔仕弘正間至雲南按察司副使以守高齟齬罷歸安溪三十餘年而卒卒之後子仰庇繼爲御史用直諫顯名然亦坐譴廢而縉紳先生推轂詹氏世家者因曰不譴不廢不稱企齋公子嗚呼爲人臣子其亦不幸而有此名也企齋者公所自號其平生汲汲皇皇欲企而及于君子彌所以志也始祖清隱先生名敦仁以清溪令歸隱佛耳山十九傳生封御史公璉璉早卒公其遺腹子母封孺人林氏守節育公于外氏公生而未識父居外氏久稍習其鄉漁畋鄙事好山澤之游年十三林孺人携入郡城就外傅始知學學三年而成補邑弟子舉弘治辛酉鄉試乙丑第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河西務以賢察舉改雲南道監察御史有

詔覃恩贈封父母如其官尋出僉貴州按察司
事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蓋公自解褐廻翔中
外僅僅十有七年耳其在河西務號怨衝商艘
憑城社關節糾結法不得行爲御史會逆瑾筦
事羅中不附已者以罪當是時公少年始試吏
能一切據法強項以當上下側目之交不自謂
全後瑾誅而公益吐氣自信駸駸踐通顯矣乃
當事者終不便公會以請告送母歸就家補外
于是有貴州之行而又會貴州巡按御史阿指
修同官夙憾拮他事劾之事下吏部覆留用督
採皇木尋奉
命討香爐山叛苗平之以功再賜銀幣其爲副
使雲南蓋

廟堂破常調越兩階用之或謂公崎嶇群妬間
幸稍伸白盍少貶爲末路計公曰我道固是也
至雲南復有御史欲曲庇所知墨吏而公執不
可由是卒坐忤免歸大抵公游世寡諧以抗直
故而其生平所最鄙不取者自媒之行兩可之

言萍鳧要譽之鄉原滑稽深文之僞學此皆世
所彌通方辨才履徑疾足而公直糞土視之資
章甫而適越宜其窮也然公雖宦不大顯其內
行斷斷乃卒定于鄉論歷官中外皆奉林孺人
以從滫瀡供養外不私一錢分田產皆推其肥
美與兄捐金於安溪上流疏積水三十里漑田
至今爲沃壤郡故有廢寺田里中豪爭占籍以
爲奇貨公獨無所染指足跡刺牘不交公門有
司舉鄉飲多不赴然遇地方不便事敢直言白
葉坂山寇平虎冠喜事吏盡掩諸招引良民坐
通寇行饋食論死公聞投袂起見直指使者白
出之所全活九十餘人論者以詹氏世顯爲陰
德之報云年七十一自預作墓志銘叙其生平
勉企古人而卒以褊中負氣兀傲忤俗此所謂
自視欲然者然跡是亦足知其爲諍臣直士矣
王錫爵曰余友公之子御史君御史君在
穆廟時抗疏言

中宮事草成示余余驚曰此非外廷得言

上怒且不測奈何御史君曰固知必死死而下見先御史不憾矣予因以知詹氏蓋世御史坐直節譴廢者也然企齋公倔強逆瑾時不斥以忤當道斥今御史君言宮禁事不死以他語侵中官杖

闕下幾死父子間幸不幸又若左券然夫言非譴廢不稱企齋公子此目論耳今

天子方濯被氛暄以登太平之理有如一日照前御史恨知

先皇帝直臣晚企齋公顧乃不益重耶

王母何孺人傳

自予叔伯榘孝廉以暴疾殞宜與之學舍而同官弟子與鄉縉紳大夫皆哀思俎豆之予子衡爲之紀墓乃其母何孺人獨不幸早卒卒之三年而叔始得鄉薦又二十年而叔卒官宜興未徼一命爲母榮于時里中人但知哀伯榘叔不復哀何孺人而予以家人老宿頗習知叔母子間事乃爲何孺人傳傳曰

孺人何氏十八歲歸予叔祖懷東公酷貧僦舍而居在余舍之左稱東西鄰焉予以故日習于公惟孺人亦得謁而公常攝衽憑几見之孺人常輟績入戶內親爲執爨供酒漿盥洗焉時伯栩叔未生予知公與孺人耳比公沒而叔年甫十二則孺人獨熒熒守一燈日夜抱幼孤而泣蓋予自是始識叔喜其眉宇不凡言于先贈公延入與兒子衡同學舍讀書日率以朝至暮歸省孺人爲常而孺人不聽休也每夜讀則陰自識書中首尾以一二數之未滿數不得寢其精勤如此叔以故益發憤勵于學學成而試有司其小挫則孺人益安其小進則孺人益勵二十一年間以辟纁篝火佐研席之需以孀母嫠婦兼師帥之任迨其後叔以晚成而孺人得壽若干以歿固亦有天道哉乃予最不喜佛家因果之說以爲天即祚善則完終令節如孺人者得少留須臾母死及見叔登科顯名稍稍換章服爲榮即不然而身沒二十年後叔屈一第綴仕版

青綸半通可旦暮契取而竟又有今日一瞑而
萬世不視也蓋至是天道真可疑已自孺人寡
居閉戶而予不復得謁今所論次言行大都蓋
予叔時時涕泣爲予言而予所耳剽若此方叔
之未署教宜興守京邸謁選也予不勝鸞鳳栖
棘之恨數以書勸叔歸而叔以書報曰孰使吾
其與宴寢以博一雋者非母耶孰使余母亡在
懣叟斗年而春秋窶窶之未興豈非欲濡忍一
縗書中守藉口乎人生幾何有如一且溘然使

予母生不逮養死竟以青裙素裳永埋骨于山
烟海霧之下則天下寧復有知吾母者若至是
始爲吾噬臍不亦晚乎予悲叔之志手其書示
予媵楊孺人弟康爵使亦知苦節終償天道有
在而今竟已矣無可復言矣嗟乎痛哉孺人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家人婦子痛先志之未
成就家啟孺人殯祔厝于某處之阡姪孫錫爵
曰予生七十年乃及見吾王氏有三祖姑皆寡
居全節而家貧歲遠子孫微甚迄無表章者與

今何孺人而四矣夫伯栩叔之志雖齟齬未成然孺人之後世有康爵能文以述先事而余因得按書之觀之三姑汶汶卒世蓋猶幸焉則尚以伯栩叔之子也

逸民劉德壽傳

昔仲尼論次商周間逸民得七人焉此皆世所稱俶儻大節標號千載之上至概其言行蓋古之君子雖其潛山沕淵與世俗濶疎而要以自得其情性尺幅較然非苟爲竒恠不祥之事以

震越視聽取高名而已考之史傳所評即孔孟兩家而外識者已疑首陽餓死之爲誕乃後談夫謬悠介士慷慨徃徃立恠驚竒以洗耳鑿坏爲實事於是詭激興而風教斁矣夫世非鬼域烏有立談相詬自屏於無人之境而姓名猶傳於後者故言逸民則孔氏近之矣繇其道雖跡溷闐闐其所以爲逸民者固在也余與今光祿卿夷陵劉公善公數爲予言王父德壽先生抱德而隱其言行不詭于道有古風予聞夷陵人

語良然作逸民傳

逸民名某字某居夷陵以馴行篤古稱允隆于
孝友父某母某氏之卒也逸民始爲孤童蕭然
弱貧營一切喪葬具甚哀有禮持家事櫛束細
瑣不倚他力而辦其大者如娶婦延師撫同母
弟淮自孩乳至壯至老情理密如也逸民旣早
孤時時見父母之弟若妹猶見父母焉事冉氏
孀姑叔永明如父舅崇道崇岱如母旣永明死
逸民視其二子滄江如視淮闌以內外咸懷樂
宗慕之處鄉里侷儻有意度急人之難惟恐後
時民有鄭仁者年老矣家貧苦吏急携一子行
鬻市中且以償稅逸民見而哀之爲辦護得免
嘗游江上見一隣家棄婦方溺亟使使救止仍
爲諭歸其夫竟白首如故權云敬事官長率縣
官稅目下刻時日奔命爲鄉里先或間坐閭室
中聞呵殿聲輒蹙然起立其篤謹如此家故業
農無厚產臨財能讓里中豪有計侵其負郭田
者默不與言家人入市或道拾人遺金及抑買

市物逸民廉得急呼其主還之銖兩無所利居
常姁姁緩步言氣卑弱然遇有不平輒引義慷
慨爭是非親黨中有以酒食相綴接者逸民意
所不善不輒就也年七十有司舉鄉飲不赴壽
至八十三卒鄉先生私謚爲德壽處士已而光
祿公貴會

天子用改元霈慶贈逸民如其官太史氏曰夫
逸民業爲

天子贈官尊顯矣而予猶被之故號蓋昔者梁
伯鸞龐德公皆稿項岩穴而其子卒用進宦顯
名然兩先生所以重高士之傳者在此不在彼
也夫逸民之行如前所稱已自足抵兩先生疆
隴間不假鑿坏洗耳而重乃其身後事悠悠者
有無固勿論已

沈肖山傳

公諱弘光字道孚別號肖山其先出武康徙家
平湖之石莊高祖江生鏡鏡生溱溱生東爲兩
山翁始爲邑弟子員補太學生取憲副毛公女

生公公生十二歲失母尋患痿十餘年而起父
憐之甚不苦以外傳一日忽發憤讀書父驚歎
曰兒齒長矣豈有意秉燭赴東海耶名與身孰
親且無成奈何公跪曰固也兒敢求其名第念
吾家世農大人始學譬之田播矣爲大人子當
飭厥襁褓以事事乎將臥而望歲乎父奇而縱
之游學于四方學成亦補邑弟子入太學顧數
試弗第會兩山翁病瘍公輟業歸省父掬卮奏
樂外以間持門戶理更徃竟父沒不言勞常痛

不及事母見手澤必泣歲時祭必盡哀同母弟
妹三人弟蚤世以季子嗣之奉其孀姚氏同室
居撫其女嫁之宦族妹適張氏而貧視其諸子
如已子曰吾少時與弟妹俱孤今恐吾母地下
憐之耳事父姊及父之異母弟以恩禮始終時
時推予脂田美食不問家有無其挾義慷慨好
施篤於孝友蓋天性也治家事斬斬皆有程度
重關數鑰晨昏必躬司之教子嚴甚子無論幼
長不敢一日去公敖濫或見洒掃言動小不如

法輒閉闔不言輟食而長歎諸子蒲伏請過客
至不敢起父老爲居間數日乃解蓋公伯子爲
今太史君太史君舉會試歸侍公六年始出出
則念公復歸故太史君之孝天下莫不聞乃同
年馮某氏知沈氏父子狀獨詳蓋嘗親拜公于
堂視太史君纍然也抑首鞠躬跪上食惟謹然
不免譙呵馮君起坐不安欲辭去公顧笑曰亦
嘗讀石中涓傳乎夫貴能下者所以養尊也壯
能幼者所以養壽也吾非老諄惡壯子貴而欲
賤之將以養之也夫衣冠而名進士出鄉里則
無與衡視者故浥滿訓謙必先於居鄉必資於
事父受此言也以告某某而後知太史君馴行
表表其有自也公旣爲

天子封官乃益務剗晦閉門絕賓客舉鄉飲亦
不往御史行部至者以幣先請見辭獨時時爲
學者談說名理以爲天道之元氣成于真人心
之愛德成于正作止愛篇又嘗感里徭重吏書
藉手上下專齟齬貧民作均平議病且卒猶議

立宗子田條爲家法以遺太史君令如旨推行之

劉敬夫傳

王文成倡道東南江以西蔚焉興起乃踐履篤實知而弗去者以予所聞則安福劉先生其人哉先生名敬夫生之夕父一洲翁夢張南軒來訪因名之生而穎敏七歲塾師授之書輒能以意屬讀間摘發大指以問一洲翁欣然若有得也稍長爲邑諸生籍籍起聲譽諸先輩咸低首

下之已而歎曰學以噉名斯足以爲學乎且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非夫也會文成方講學虔州先生即負笈之虔州請受業爲弟子久之有味乎良知之說語同志曰日予遊王先生門蓋始而信中而疑終而又信夫行遠者棄車川遊漫於中途望見津梁而喜予始者亦望見先生之津梁也故信已逼而就之瞠乎蹙然若馳若忘莫知置足之所如是者旣數月乃性仍仍然覺先生之言而未嘗言予之始信非真信也故疑

而後信乃真信也自是先生遂絕意仕進卒業
文成之門坐臥小樓有所聞則籍記之歸揭其
要語於壁猶喜良知即是獨知時之句曰此陽
明宗旨也性至孝父一洲翁長者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顧好施予其爲窮交舉火接衣食未嘗
以乏爲辭而內營祖墓及葺修大小宗祠諸費
所出先生自以其私力辦護之沛然若有餘者
故鄉人稱厚德必曰一洲翁云一洲翁舉庚午
鄉試仕至某官凡歷官二十載能以廉白守官
先生佐之裘馬闡如也常曰居家者當無官居
官者當無家故慈父孝子遍相引重猶輻輳也
今予父不得有其家予不得有父官以此相重
不亦可乎母李氏早卒先生念一洲翁在也泣
不輒下獨時時伏枕涕洟形貌毀瘠父覺之慰
曰汝父早失怙恃今幸有汝汝又幸有父父又
幸爲汝得繼母不爲勝汝父耶何戚也且不聞
大舜閔子之所以稱孝乎先生收淚曰謹受教
事繼母曾氏曲盡顏志烝烝無間言卒以孝聞

年四十二得疾卒于家配張氏執喪哀甚未幾亦卒時一洲翁尚無恙諸孤藐然先生之長子今封刑部主事某賢而能繼志故一洲翁竟以不憂子孫得考終而劉氏後乃大顯識者謂有天道云

王錫爵曰予聞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近世講學者以鈎玄駭俗修行者以立異釣奇僞是用長而道以滋裂好徑之敝也與哉蓋先生居常讀書數稱引一出言不忘父母一舉足不忘父母語曰此傳所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非耶其操尚如此宜其爲人篤于孝弟父子自爲師友行誼偉如也繇斯以談即不遇文成其歧而望君子之門不遠矣先生有孫曰侍御君某與予爲文字交質行有祖風故予爲論次其世德焉

馬文莊公傳

馬文莊公者諱自強字體乾別號軋菴世爲陝西之同州人自大父通稍貴起知博野繁峙二

縣有惠政父曰珍爲宛平丞稱長者配李氏旣以公貴蒙四世贈而博野宛平公皆贈如公官而李爲一品夫人宛平公有丈夫子四其仲爲公當生公宛平公夢南極送一緋衣兒而李夫人亦夢龍繞身寤生公公生而岐嶷穎異五歲通孝經七歲讀論語至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語輒喜爲宛平公說大義宛平公益竒愛之曰他日能以忠孝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十四歲工屬文補郡學弟子聲籍甚庚子舉鄉試第一人凡五上春官而後以癸丑成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滿三歲以高第授檢討尋授中書舍人己未分試禮部庚申使蜀壬戌再分試禮部甲子用九載績擢修撰乙丑復分試禮部丙寅丁宛平公憂其明年隆慶丁卯永樂大典成以纂修勞從憂中進侍講己巳三月即家拜司經局洗馬領國子監司業事庚午遷局兼侍講充經筵講官纂脩肅皇帝實錄其秋出典南畿試甫竣事而道遷

國子監祭酒久之

今上將出閣講學言者謂非得端方貞亮之士無以弼成聖學宜慎厥選廷議首推公遂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侍

上于東朝仍視翰林篆壬申進詹事兼教習庶吉士會

上踐祚推公浴日功當異擢公固遜不居叙遷禮部右侍郎奉先帝梓宮葬昭陵進左侍郎兼掌詹事府事未幾丁繼母張淑人憂服除起故官協理詹事府事兼官日講如故頃之進吏部左侍郎尋拜禮部尚書丙子

肅皇帝實錄成公以副總裁進太子少保丁丑知貢舉戊寅特簡拜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疏辭

上優詔褒答所以用公意甚至降麻之日都人士及海內外無問識不識咸動色相告以太平之業期公而公尋屬疾以卒矣閣臣以計聞上嗟悼輟朝一日賻賚加等勅太宰議贈贈少

保翰林定今謚宗伯議祭祭加至十一壇司空
治葬以一主事專督官一子中書舍人並異數
也公長身豐下川停岳立音吐如洪鐘在講筵
進止有度談說經史時假象微意取

上易曉至邪正治忽之機猶陳析剴切訾疊不
厭

上特善公講公不在則左右顧而思公故常即
家起公及禮卿闕特以六曹之重若爲弗得已
者而借公于講筵而猶進講經筵自如

上益以此知公將大用公矣公爲人方正博大
至造次必于忠孝其天性也方弱冠時李夫人
病而公爲籲天請代宛平公老壽與其繼張夫
人得生及封公所以娛事萬端比歿而哀毀骨
立喪葬准於禮先後有慈烏繞廬及瑞瓜產墓
道人謂孝感云公在館局又特以清嚴著望連
爲司業祭酒申祖制廣約束躬自訓誘能精舉
其職士用丕變有乞中貴人居間者公曰士未
通籍而失足權闈之門識可知已寢不行更庭

斥之竟公司成任無復中貴人居間矣諸生以久次需歷甚病之公請量減歷期以通壅滯又立法明其貧者士論歸之比公去爲大官十餘歲諸生間傳稱良師者必首公公之爲宗伯三歲

上方肇舉諸大典禮若祀園丘祀方澤幸太學最後大婚皆公左右贊襄禮無違者

帝胄日繁徃徃濫乞名封章奏山委而吏胥復夤緣爲奸利積弗可破公手自條析其狀某行

某罷爲立榜示如格老猾旁睨束手而已諸所陳乞毋論滿意者即不得請咸昨指服公而公亦時時緣情以寬輔法而行頗有所優假不稱苛也北虜入貢爵賞逾額公疏爭之以虜貢不益而國恩歲增漸不可長乞勅邊臣申明初約定爲經制以示國威信裕民力便之而公以爲上特報可爲申救如公指先是大臣以事歸其鄉者行不候而辭公謂君臣始終之禮寧當愆然乃爾疏請更正

上嘉納以公言爲得大臣體丁丑當會試方用
言官議士歷試五科者不准試抑令就選人士
譁然遮道愬公公許其乞恩疏下吏部以成命
爲解公曰人主所是爲令雖十易之可也竟以
故事請得俞旨士一切得與試如初信州提點
張國祥者謀復真人位號而權璫爲之與主議
甚力至引

世穆二朝享國修短爲證聲搖宮禁公面折某
不可且曰宗廟社稷之福乃卜之左道豎子乎

當是時璫任事無比勢傾中外有所屬請即相
臣亦時以頤氣見指使而公獨抗辨侃然自若
天下壯之公自宗伯入爲相號益柄用矣然其
意發舒自遂顧不如爲尚書時當公之爲禮部
也曹郎以故事請曰某事當白政府乃行公曰
尚書國之大臣而輕爲輔臣屈體至仰承其風
旨吾義弗爲也益任法行一意自如以是不能
無與柄臣左而公素行高所持義又正即欲中
之以事未得間及入閣而閣務皆首臣專之其

次率拱手受成以爲常公獨時時從中有所匡
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後居伴食之名然意所齟
齬什恒不能伸一益二而又念意自敗以是不進
上恩厚欲決去者不可以故鬱鬱感疾竟不起
蓋公生平徊翔臚要所被當曰如欲以爲公曰
上恩寵無筭而天下若以爲貴不媿德自宗伯
入踐樞筦建樹燦然而天下若以爲施不蔽報
年逾下壽以其身爲朝家羽儀者垂三十載而
天下猶以爲年不究用時中也可以觀公矣公
宇度汪然人莫測其吐茹當意有所不可即貴
勢甚曾不能得公一輒語而法所縱舍即寒峻
必婉曲劑解之所接端人也即後進汲引若弗
及其不然者即貴重至柄臣而無異顏當公未
相時或以媚竈諷公者引蕭曹房杜相結納爲
言公報曰蕭薦曹房薦杜可耳必曹杜干之吾
甚愧焉公在講筵受

上知久猶遲迴十年而後相以此公屢典鄉會
試兩在司成一知禮部貢舉所推轂名士徧海

內而程式文及他著作並雅正精確如其人詞
林傳誦之其諸內行隱德士得其一節以爲難
然公忠孝大節磊磊如此茲不具論可也公二
子怡慥並以文行能世其家

賁曰予以門下士事馬公久不可謂不知公公
孝友姁姁其立朝進無貌言退無隱忠可謂醇
篤君子矣及睹其持議勁挺不阿有嶽崢萬仞
之氣又何壯也士名長厚大抵萍鳧兩可碌碌
無所見竒即用直節顯又文深刺骨罕睹大體
正直忠厚兼之如馬公者三代以降不亦稱間
氣哉

明興二百餘年而關西置相自公始或乃藉公
相以重關西雖然如公生其間何必相也即公
不相關西重矣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不昧關西重矣

昧以重關西艱然公坐其間何必昧也明公
與與二百翁年而關西置昧自公故如以肅公
廉共

五直忠厚兼之吹黑公者三升以剝不亦爾間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書寶司司其丞 孫勇時敏校梓

陶文僖公神道碑

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念齋陶公

以某年月日薨于位惟是

天子輔養法從臣宰官議贈廕禮官議祭葬議

謚史官議傳所以焯德表行甚光美學士所共

述獨墓隧未有碑孤允宜乃謀以使歸之便立

石志不朽而徵言錫爵於戲公真天下長者錫爵幸習公其敢以不文辭公諱大臨其先潯陽人有爲台州守者卒官因家焉後自台徙會稽會稽之陶七傳而至松菊翁諱壽夫生實齋翁諱慥慥生四子皆貴而第三子南川翁諱諧歷官至大司馬謚莊敏文武大節具在國史中即公祖也莊敏公生三子其仲爲公父應山翁諱師賢官鴻臚以公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贈通議太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配韓氏封淑人加贈宜人人生三子長湖廣叅政大順次公次大恒公生四五歲即嶷嶷如成人讀書穎記絕人好慕說古忠臣孝子事莊敏公竒之抱之膝上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十歲從山陰朱先生學鞠躬嚴事之無敢一日從諸生教盪講授外輒默坐一室雖盛暑不用扇嘗稱曰心定則不至差錯心靜則不畏寒暑于是師友間皆驚歎以爲不及比長文名籍籍起巳酉領鄉薦丙辰中會試高等入對

上親署其名第一已忽更第二而山陰諸公大
綬第一浮梁金公第三公自以齒卑兄事兩公
其平居相得驩甚時時以規補闕失砥礪名行
相戒勉蓋錫爵至晚進矣公每爲言儒者潔身
不顧俗當官不及私此飢食渴飲自其分內惟
當痛刮磨故聞宿習一日再三省引當世賢者
相飲助庶幾臨事剛柔不失中可以立錫爵
謹識之又嘗謂大人之器不深重則不能載故
千言誦一嘿而委括可以發機錫爵亦謹識之

公爲翰林編修五年奉母韓淑人喪歸復除前
官與修

承天大志校錄

永樂大典兼

內書堂教書至今中貴人稱陶先生師範嚴所
稱說古今凜凜動聽供館職勤辨曰即此是學
會

大典成聞應山翁計奔歸於道陸侍讀服闋又
會修

兩朝實錄即其家補纂修官尋被

命借吾師同州馬公主應天鄉試兩公相與約以釐正文體爲務所取士多老成涉學深歛華就實者吾師嘗語錫爵曰平生同事得念齋同年得確庵真聞所不聞確庵者前中丞魏公學曾也嗟嗟今陶公竟天魏公廢不用而吾師亦已化爲列星豈君子之多厄乎公旣畢試事則以侍讀學士掌南院尋陞南國子祭酒條教科指依于古法諸生不嚴而化其材質下或頑梗不率教者先開諭而後撻楚仍人給爲善陰騰一部令知嚮往一時相慶以爲得師壬申今上爲太子出閣於是復

召公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經筵及

東宮講讀官無何陞詹事掌翰林院事兼官如故公旣日親貴以經術輔養

儲宮乃益篤自謹齋祓而後敢入見儀觀肅然陳義剴切

上時時爲之改容

登極初用

兩宮徽號恩贈封三代于是公父母得加贈如公官莊敏公亦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官掌院事

經筵日講如故未幾復以原官改理部事仍充實錄副總裁明年改吏部右侍郎公雖出入兩曹然侍

上燕處講對之日多曹務稍參綜一二大綱而已然獨留意人才當甲戌大計時頗于撫按例舉外有所論駁大要謂浮囂盛名譽恬靜多陸沉主者用其言以試吏輒驗乃大稱服時上方嚮意儒臣公又以鴻碩首領講幄上數稱先生而不名供奉再恭

賜宴者再

賜金緋綵衣者十一

賜白金者九

賜寶鈔者三

賜萬壽金字者二

賜寶金仙者三

賜雲鶴錦鷄服色者各一其他夏扇冬貂簪縷符篆毳物之類不可勝記蓋中外隱然指目公旦夕且大用矣一日有傳講吏失報期會公倉皇喘汗趨朝爲暴風所中遂成疾

上聞遣中使問安賜酒饌蔬菜未幾薨

上嗟悼良久復遣中使視殮賜喪具中使復

命

上問家事何如對以清淡

上又問何以知之對曰其家以二縑爲謝耳

上曰家旣清淡何不并却之贈禮部尚書履一

子仍給驛歸其喪遣官諭祭營葬賜謚文僖哀

榮寵數近代所未有然論者方以公年位未究

厥施爲憾云公自爲諸生時內行修謹嘗獨臥

旅邸有少婦夜奔公公坐不動已又至又不動

比三反公乃洞開諸門自起趨避之旣舉于鄉

鄉人有持吏權謀奪公田者公默不與辨久之

吏覺其誣也謝焉陰脫富人其罪久之富人亦謝公囊數百金爲壽公笑却之故相嚴公嵩識公于翰林中嘗密遣人鈎致門下公不敢他日公同年吳給事時來論嵩得罪有詔索黨與其甚急時公實與謀乃故遣視省吳公藥食護其家或勸之少避公笑曰不聞程學士對楊編修語乎好事吾分任之何傷胡摠制嘗檄發數百金爲公建坊公以東南方苦軍餉却之已而更以百金餽則爲其外祖建英烈坊仍移書于胡榜其名而已韓淑人之薨也陸太保炳遺公棺具公因予之直不受無何陸公卒公旣免喪入朝乃爲文拜墓下歸金其子繹繹愕不受公具言狀卒予之其處權貴遜不色忤而風操屹然山立多類此事親孝應山翁及韓淑人時時爲就養京師公暇即扶服于舍媿愉將順得其歡居喪蔬食三年足跡不出門戶敬事兄叅政公如嚴師言動必咨之弟大恒病未有子公密禱于神自請減美以代親授姪尚寶丞允淳經成進

士一門之內以忠孝相師友恩甚密焉性喜儉約被服如寒素常謂人生受福皆有定數但厚自裁抑便是有餘即身不及享子孫必有受其報者以故歷官二十年沒之日橐中僅餘五十金蓋公俸入徃徃耗於施予又絕不受四方餽曩所謂以餘福留子孫其世顯宜也治家嚴而善下有文中子孩孺必狎僮僕必斂容之風其待物薰然不形喜愠於色而內辨了了雖至冗遽不以應接失常度言色愈安於戲若靜躁壽天之說果信即陶公彌百歲可矣老成云亡自關氣數此豈可以常理論也公啟沃在朝廷文章在金石鄉行在學宮遺教在子孫茲謹勒其卓卓大節著于碑生于某年月日薨某年月日葬某處配某氏某封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孫女許某銘曰

潯陽再徙焯爲陶宗雲仍蜿蜒于粵之東莊敏蔚興不顯膚功表揚之世於今有公藻文質行玉表黃中弱齡抱策乃應旌弓三年不蜚矯爲

雲鴻掄于法從諷議雍容天祿校書玉署弭彤
炳焉述作三代同風敷歷

先朝望實彌崇乃館北門乃領南雍乃入侍
上端尹

青宮明經褚亮稽古祖榮發揮啟迪養聖于蒙
爰資舊學以佐

飛龍浹歲三遷簡自

宸衷公在

左右其儀顛顛引經決疑著龜其從公出外廷
山苞海容薰然化物不言以躬其在鄉黨惟和
惟恭不囁爲異不和爲同古亦有之謙謙有終
至道不盈用之以冲公執大節歛其全鋒若錐
括囊若金在鎔度幾時至霖雨四空忽化而壇
天子驚恫踰書密章卹恩孔隆禮則有加九京
不逢奕奕新阡有光如虹樹之螭首俎豆無窮
矢詩不多以諗廟工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太室徐公神道碑

余與大宗伯徐公土壤相望而平生未嘗接慙

三才圖會卷之五
九
懃晤語之歡及有事四方輒數年不相聞問當
公之世必不以余爲能知公也然其進退始終
大節皆余雅所覩見其孤某持郭太史狀來乞
表其隧道之石余不能辭公諱學謨字叔明別
號太室徐氏之先當宋時從康王渡江居崑山
之練祁里後割隸嘉定遂爲嘉定人公之王父
經父頰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妣皆贈太夫
人公少有絕人之資十四五時出所爲文章人
以爲其師所爲二十一舉于京兆又六年成進
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咸寧侯鸞築八堡以
輔京城公當視工鸞新受恩寵氣燄張甚多爲
不法以空名受餼者至八百餘人公皆裁去之
笞其用事椽史鸞甚以爲恨工畢人謂公動勞
宜見紀公竟不言賞亦不及也十月改吏部稽
勳司主事入內閣管制勅時分宜意自有所屬
而冢宰李公以公等名上會李公得罪去分宜
令人傳語且以青詞見屬公作色曰方當思勉
職事何能爲人作青詞乎後與同事者旅見分

宜迎謂曰公等皆吏部妙選吾安敢煩以齋宮
事人乃知恨公之深也無何丁內艱服除補禮
部祠祭司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時
肅皇帝齋居西宮嚴百神之祀高安吳公爲禮
卿常不輟直手勅日三四下召祠郎草奏定于
倉卒多不稱

旨而吳公嚴正褊心諸郎莫當其意獨倚公爲
重會祀諸陵少宰馮公弗欲往以疾辭于祠部
公引故事拒之而與天官之屬亦多相失者遂

出公爲荊州守江水暴漲齧城城欲崩公宿城
上七晝夜不寢民栖于木末命乘舟分道救之
發倉穀賑焉水退塞堤自枝江下監利凡七百
里明年景恭王之國撫臣欲盛其供帳令全楚
皆出輿馬以從公請於御史曰興工之人裹糧
而至武黃蓋千餘里矣若計工而出直民猶費
而不害御史從之尋檄公築行宮于應城應城
去荆四千里轉輸艱難公經營省費終不令民
間出一錢荆之西界有高鷄寨介三郡之間依

倚山畧林莽翦翳奸人亡匿其中至數千人白
晝出殺人燔廬舍公上牒于軍府徃復數月不
得報而興山令受賊賄爲之地公白於御史以
他事繫治此令而自發有縣兵以擊賊賊逡巡
遯公度賊在萬山中未可卒滅急之則鳥獸散
而四出必有受其毒者不如因其懼而降之遣
辯者入賊中賊數百人露刃鼓弓弩迎問來意
告以太守欲活若等若等早降可以不死賊羅
拜而泣願自歸太守一日降三千餘人而賊首
阻險自如公縱降者令歸寨取餘賊以自効遂
平高鷄寨而是歲會有沙市之事初景王自以
國小多請民地以益封最後竄沙市於疏中下
大司馬移撫臣議王遣其左史及中官用事者
來徵地民爭走匿有欲殺中官爲亂者公下令
太守在無恐身與景王使者徃復論沙市不可
奪狀持甚力陰令使者之鄉人言守知沙市本
不在奏中且韞不可撓也彼言動引
祖制祖制其可干乎不如議輸租公斷以爲不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十一
可過五百金遂定議乃間道走白撫臣撫臣大
惶怖曰

上之寵王寧以五百金置眼耶吾與若且連械
走耳已而知其議已成也乃愧屈而竟判二千
金然荆以故得不困民間歡呼相賀改沙市爲
徐市云明年景王用事者欲敗約復來徵圖籍
公報書曰安陸非天府安用民數耶且此身已
狗封疆矣王遂發怒劾奏公抗

旨無人臣禮有詔撫按遠問公赴武昌置對民
遮道慟哭車不得前御史心善公所爲得未減
論調歸後三年隆慶改元起南陽守明年遷湖
廣按察副使分察襄陽以論遼王不反失同僚
意嗾御史劾公守荊州無狀荆人聞之譁於朝
有

旨覆驗事皆不實遂以萬曆癸酉再起爲楚臬
尋遷江西叅政湖廣按察使進右布政使尋左
公久於楚搜抉奸弊殆盡丙子陞都察院副都
御史撫治鄖陽公以鄖當三省之會故設開府

以鎮之本非戎馬之地無繕甲練卒重費百姓
一意安集而已戊寅召爲刑部右侍郎從

上耕籍田轉左侍郎尋擢爲禮部尚書公在祠
部已明習故事是時典章遺逸多所釐正務綜
覈名實而依于大體從

駕大閱 賜麒麟服 遣祭 先師

永寧公主出降 冊立九嬪克奉

冊使有白金文綺之賜

皇太后亦特有賜焉壬午

皇長子生上

兩宮徽號進階資政大夫予三代誥時馮保爲
司禮監用事人言頒曆時禮卿類有贈遺禮璫
且可藉爲懽公不應後保敗籍其家大臣不與
通者公等七人而已癸未知貢舉八月

上閱壽宮賜大紅紵衣

駕幸草嶺賜茶棹

上再閱大峪山加太子少保方穆卜之時以通
參某青烏言大議專撓成說謀改創而公以乘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十四
輿再出費且不貲上意既定何紛紛聚訟爲通
參恚遂疏攻公公再求去

上不允而言官尋其後公求去益力乃

賜公馳驛以歸家居十年徜徉林壑之間與其
客討論六藝及國家舊章文獻之遺至于家人
生產奴僕鬪鬪輒以爲細瑣不之問晚年竟坐
此爲奸民所訟有司以爲實然痛摧傷之而不
知公之泊然無有累也公平生無黨不好標榜
爲郎十年稱六曹之望而不免出守爲守十年
所至顯功名而始得憲副最後以江陵推轂爲
大宗伯江陵本荆人是以深知公而公竟以此
得重誣至于沒世而不湧道路語沒後一年子
廕生兆曦旋卒孫元嘏宜嗣廕而吏部靳不以
聞郭太史言士有幸不幸不在遇不遇諒矣諒
矣公于書無所不窺所爲詩深麗和雅必發于
性情其文閎暢有法度成一家之言好微言刺
譏于當世詞人多齟齬者辨借後進不喜爲浮
譽其意所疾惡者必顯絕之是以多任怨而寡

任德所著有海虞集春明稿南宮奏稿春秋億
歸有園稿世廟識餘錄老子解公生于嘉靖壬
午卒于萬曆癸巳享年七十有二計聞
詔予祭四壇官給錢以葬葬于彈山之陽時爲
丙申春三月某日銘曰
士有潔身修行老死而不見知者必巖穴顛頓
沉溺之士蓋其形影昧昧焉公遭逢
聖朝文章治跡著于中外者三十餘年宜天下
之知公者如矚青天覩白日何蓋棺之日尚有

遺議而今

明主之賞不世延蓋人之行事能取信於一時
縉紳先生之所親見而不能取信于數十年後
道路之所訛傳公于九原必有忿忿不平者獨
不聞仲尼有言知我者其天乎

戶部左侍郎見峰王公神道碑

今海內推轂世家文獻之盛莫如新城王氏矣
新城之王其先自瑯琊徙家而公之祖某以明
經爲穎川王教授父某以進士卒官貴州布政

使司左叅議用死事贈太僕寺少卿自有志母
劉太孺人生六子公其仲也公幼而善病病且
殆者數已時太僕公未貴而教授公爲儒官困
衣食公雖幼已自能刻苦厲節業日與兄封憲
副羅峰公挾筴讀書且讀且推磴爲餽糜啜粥
之供欣然一飽旣長學成舉戊午山東鄉試與
宴鹿鳴忽心動不樂未幾太僕卒官計至矣太
僕故名吏黔人至今尸祝之死又以王事宜得
優卹公兄弟走京師乞恩會有言分宜父子方
隆貴試徃請當先入贄幣五百金公曰乞恩以
爲榮也今先辱吾父不可已太僕僅得例贈予
祭而其後竟以公階得加贈戶部左侍郎母封
太淑人云嘉靖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
官以執法忤遼王遼王敗得召入爲刑科給事
中會隆慶改元上安民固本脩邊責實諸議俱
稱

旨歷陞禮兵二科左右給事中其後復入禮科
爲都給事中請假歸省尋以原官起補兵科進

聖功圖基命錄皆留

睿覽公出入三垣侃侃持正論而最後值華亭
新鄭不協有陰抵公爲助者公曰我知從衆而
已不知其他已華亭謝事歸新鄭再相一時鈞
黨禍興士大夫飾智求進者非縈繳敗巢張拳
餒虎則無以自媒而公屹立砥柱其間疑如也
蓋予嘗私受公言以規鄉人陳尚寶大約謂饑
饉受事丈夫自有鬚眉毋得汨汨水火鑄中時
有與尚寶同席坐者聞若言相與動色起謝而
不知公實教之也公旣久次省中例得內陞陞
僅以太僕寺少卿轉鴻臚寺卿鴻臚于官簿爲
冗散非賢者所樂處時當事者聊以此嘗公乃
公處之愈安在公率屬朝夜勤辦忌者更以此
服公弘器遠度非復可測久之乃卒薦爲大理
寺少卿會當推巡撫朝士有欲得其處者公人
人爲讓凡再讓再改推而公盤桓積薪間歷南
北太僕寺卿順天府府尹又數年而始得拜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至則盡劓淫俗一

王文獻公文集卷之五
切以飭吏保民爲務時江陵持國秉喜操切按
治人而公惻幅自如法行則先其頑梗亂政者
捕講學大豪何生斃之獄其黨大譁或妄爲妖
惡言傳京師公上疏請勘不可時江陵擬旨獨
直公於是豪黨更指目公實陰受江陵指且引
徇生死時嘗戟手罵江陵爲證而予獨謂此婦
人口不當辨今士大夫好拮據舊事以博名高
多此類也會政成得三代

贈廕擢戶部右侍郎轉左尋再奉

命督理京營戎政總督倉塲乞歸省時年尚未
六十而予待罪政府日覲公復出乃公臥益堅
晨昏視省太淑人外暇則日厲諸子姪于學以
刻燭燼香考驗勤怠毋敢屑越寸陰者又暇則
稍理淨業所著有攝生炳燭自警諸編藏于家
蓋錦衣晝遊逾二十年而身更食子孫之報天
下以爲榮其年位未至早偃經綸則天下又以
爲恨而公一切去厭羨遺誹譽以託之于侍親
教子雖其同朝同里無得而名焉創忠勤祠祀

太僕公子嘗爲紀之他鄉行若糾宗賑里撫弱
字孤不可縷數生三子皆宦遊顯名而揔督君
象乾最先第最顯其自爲叅政分守宣府公口
畫備邊便宜授之功名籍籍起北徙鎮蜀嘗便
道一省公會播事新定公以

天子方西顧旰食非大臣戀戀子舍時刻期遣
行旣行則又時時戒使者示以矍鑠善飯狀揔
督君亦以此得拮据壹意奉公而孰意公之不
復見也先是公得告時太淑人年高矣公率諸

弟諸子姪列侍堂下凡垂金帶紫者三人次銀
章次墨綬皆翩翩甲第燁于里中而自外又有
彈冠結轍而遊四方者無慮數十人曩吾所稱
世家文獻之盛良不獨最一鄉一邑耳已其種
善儲祉則自公之祖教授公爲德于鄉之饑人
植槐以志曰吾子孫當有興者而公之撫楚歸
也頗自嫌兵仗翁輒曰不可以見我先公一日
盡投之火光中忽成五色金輪現觀音大士像
其保世滋大蟬聯纓組不絕蓋若天所啟云公

辱與予同年進士猶記比歲貽予書自詫單車
里下褐衣糲飯之適予方亦陰師其言謀所以
保歲寒徼餘福者而公今已矣公年至八十薨
而總督君以疆事休迫久之不得代其季進士
君象賁及侍公飯含又能爲文狀公而摠督君
寔介以來請銘予又何敢辭公名之垣字爾式
號見峰生嘉靖丁亥卒萬曆甲辰元配于淑人
繼路淑人子男三某某銘曰
維王之先樹槐卜世魏國蔚興公則其繼始淮

荆民稱不寃載其骨鯁歷左右垣五更卿寺
兩讓節旄惟其不矜莫與爭勞隼旟旣屆殿茲
全楚神奸巨豪膠拳摺齒乃陟司徒三命而僂
早謝春明日余有母上堂斟羹過里下車有穆
清風我賈其餘人或謂公東山可起公爲弗聞
曰余有子蜀山嶺岼不震不驚飽食安眠以觀
厥成易簣誰乎有子季公綜厥懿美以奉公終
麗牲之石勒我銘詩百世雲仍委祉在斯

少詹蔡陽黃公神道碑

萬曆庚子八月九日學士蔡陽黃公卒于家其
明年公子叅政君將奉公柩厝于思二都葺字
圩之新阡而乞余銘其碑余難焉曰悠悠者方
謂余黨于尊公即有言人誰信之叅政君曰先
生亦不自信而信人不信人心信人口乎余無
辭以應姑即所見聞紀焉公諱洪憲號葵陽嘉
興人舉丁卯浙江鄉試第一辛未會試第二
賜二甲進士尋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乙亥
與修

大明會典壬午以

皇長子生使朝鮮頒詔賜玉帶麒麟服以行丙
戌克經筵講官丁亥大明會典成陞右春坊右
庶子兼侍讀其秋克日講官明年陞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經筵日講如
故未幾中忌口歸歸十年竟卒方公爲諸生時
適嘉靖末年文體猥濫甚公獨刊落枝葉根極
名理三試不售不爲改步會隆慶元年有詔黜
浮崇雅公遂哀然冠賢書制舉義出文體始一

振然公故不急一第乃愈湛思精苦齒血湧出
不爲止已忽于靜中有得文以益工辛未第二
報至公側臥不應曰咄咄吾文未盡吾量也其
自負如此公爲江陵所取士丁丑會試江陵欲
公克同考屬意第三子時公兄侍御君與試藉
公辭焉江陵固不可公固辭江陵恚甚會是年
丁父副使公憂始得解迨壬午江陵歿而攻之
者至以逆詔籍其家公獨喟曰江陵誠驚抑其
數年輔幼主功顧不當未減分宜耶又私謂友

人昔以生江陵市今以死江陵市等市耳語稍
流聞而先是忤江陵得罪者驟從田間起高名
之士噴之如流公獨効田畫規鄒浩貽之書反
覆馮河包荒之說幾千餘言於是忌者籍籍起
而公無難端適戊子主順天試遂相與構口語
而余子衡適爲舉首有爲謀者曰太倉公介介
負氣可并鬪而走也因尾以疑詞及衡余請旨
覆試言者實司徼巡文出無所指摘公自此知
不爲忌者所容有歸志矣是歲秋彈章果再起

公十疏乞骸

上賜白金文綺馳傳以歸歸而額其堂曰碩寬
取寤言勿告之義示不復出也日與羣子姓讀
書講藝其中容色滋少以病瘍誤藥乍瘖不語
數日卒卒時僅六十耳公卒之明年而余子衡
亦倖叨第人始籍籍白公寃嗟乎公之寃豈待
是而後白哉人當貴賤懸極毀譽嘈雜時客氣
遙厲其勢不可撓姑俟其心平論定咀嚼之而
後知無味耳而余向也徒侍其處子之介憂憂

然求伸其是于未平未定之前嘻可勝悔哉公
詩文羅合千古諸變無所不備尤好談舉子業
若有夙解者當其童子時學爲文以已意屬偶
輒已斐然晚年斲輪技癢自六經而外糟粕涕
唾皆以意匠取材卒澤于大雅醇如也公素自
矜重當隸學官時郡邑諸使者慕公名欲羅致
一見不可得顧獨好士夜得一士申旦不寐必
曲爲弊拔乃已會稽錢副使仲美落魄居長安
公賞其文亟使叅政君執弟子禮強爲裝而歸

之遂聯得第有盛名凡此類者不勝數四方奇士以文字贅者趾相錯登高科膺仕者若而人然亦頗坐此失庸衆人意得謗亦不少公讀書有經世志不專以詞藝自喜甲戌補內書堂授中貴人書曰是且在天子股掌間爲禍福不細數舉古今宦侍爲鑑戒詞色甚莊已使朝鮮曰此區區者而間于倭虜其君臣恬嬉文事不知戒嚴吾爲肩臂慮矣盡封還贈金而備次其國都形勢成一編曰輜軒錄後十年倭果躡鮮人服其早見云其侍經筵講疊疊文王章視朝御講本支嫡庶之說無所不關入

上竦聽焉公雅負公輔材惜中道中讒去僅僅以文章名世參政君狀公以立名太高與士太廣爲得謗之由是誠有之余獨謂公病坐不知時耳世之趨時也若渴若熱而公獨以忤時爲守中懷璧自珍無所矜慕以此蒙詬固宜雖然是可以知公矣公生于某年歿于某年父鏞嘉靖丙辰進士歷官至武選郎安慶太守湖廣按

察司副使兄正色萬曆丁丑進士歷南北兩臺
御史陞福建按察司副使配沈氏累封恭人子
二長承玄弱冠登丙戌進士稟公戒不與館選
授水部治河有勞績歷官至山東布政司叅政
次承昊郡學生文詞類其父公所撰著甚富當
在副使公憂中有易說春秋左傳釋附老子解
上莊獨契讀禮日抄諸書迨歸田後有秀水邑
蕭本山學士集皇明文憲俱殺青未竟歲于家
州其孫婚嫁詳志中不具書碑成系之以銘曰

昭代制科獨重明經豈不輦輓實寄典刑嘉季
紛穠文心勿靈不有偉哲孰制頽傾滌濯滓
獨標神明追琢鑪冶人工鬼能文運代興魏科
繼起奎纏燦燦列宿纍纍秘閣翱翔金華沃啓
黼黻大猷注仰師揆一擠而顛問孰尼止物情
屢遷天鑒有常優游邁軸竟掩國章大雅不作
人之云亡簡書則青卜世其昌血焉就土閔靈
息景惟餘熱心千載未冷哭酌紛綸坏土常海
好士之報毀譽略等史無媿詞幽石有烱謂予

不信請質冥冥

八之二

皇靈天鑿百常

麟翮大猶去叶相對一樹而真同

繼法全靈樂樂以百靈靈

麟翮大猶去叶相對一樹而真同

繼法全靈樂樂以百靈靈

麟翮大猶去叶相對一樹而真同



程